

反三國志

于右雄



四 卷



- 第二十二回 張翼德血戰奪方城 關雲長兵威震河北
- 第二十三回 議遷都曹操還許下 領新兵馬岱出關中
- 第二十四回 孫仲謀兩路攻荊州 趙子龍一軍奪江夏
- 第二十五回 劉玄德正位漢中王 諸葛亮誓師長安道
- 第二十六回 老黃忠奮威敗徐晃 勇姜維設計賺曹真
- 第二十七回 諸葛瞻越險奪龍闕 司馬昭藏兵匿少室
- 第二十八回 張文遠反攻圍方城 龐士元智救襲郊鄆
- 第二十九回 劉玄德駐驛荊州城 徐文嚮失機汚陽縣

第二十一回 張翼德血戰奪方城 關雲長兵威震河北



第二十二回 張翼德血戰奪方城 關雲長兵威震河北

反三國志

第二十二回

張翼德血戰奪方城 關雲長兵威震河北

且說劉玄德坐鎮成都，迭次接到孔明奪取南鄭，恢復關中，蕩平并地，接二連三的捷報，心中大喜。又接到雲長大敗江東捷書，更兼喜到萬分。眼見公仇私憾，均有報復之期，大發金帛，分遣差官，前去長安、荊州兩處犒勞將士；前敵有功諸將，各進一階，候削平許都，再授分茅之賞。徵調川中壯士，編集新軍，選將嚴行訓練，





聽候指撥。

法正見軍勢已定，入見玄德道：主公往者欲雪江東逼迫主母之恨，徒以漢中事急，姑且忍耐。今我北征之軍，一月三捷，未曾經年，蕩定三輔，東據潼關，北扼上黨，踞三秦之奧，扼天下之脊，形勢已定，將士得休，進可以戰，退可以守，而孫權以聯曹之故，棄好崇仇，乘我不慮，犯我巴陵，賴主公威福，雲長元直，當機立斷，子龍季良，協心應敵，大敗吳軍。今難端一發，未有已時，不如乘江東新敗之初，令雲長舉兵北向，以窺河洛，得尺則寸，得寸則尺，先取方城、進規宛葉，許都根本必致動搖。曹操既有後顧之憂，將舍晉城以還，許下是我上黨之防，不致吃緊。而潼關之兵，乘機可出，兩軍既



合兵勢自增。孫權雖切報復之心，但令子龍游弋巴陵江沔之間，增發駐成都之荊州兵五千人，令劉封率以東下駐守公安接應。子龍是荊州方面可保無虞。後有堅城，前無勁敵，大仇之復無待蓍龜，願主公毅力進行，以成大業。

玄德喜道：孝直燭照敵情，可謂明見萬里，孤意決矣。便請曉諭將士，整裝待發。法正領命出府，玄德自作手書，承制授雲長爲驃騎將軍，出兵伐魏，進屯南陽。令劉琦領荊州牧，馬良監荊州牧府事，隨令劉封賚了書信，領軍東下，出了川境，到了江陵，上得岸來，見過雲長，呈上書信。

雲長拜命已畢，卽令劉封進駐公安，差人召回劉琦、馬良，將荆



州大小事情，盡行付托。劉琦馬良，敬謹受命。雲長再令廖化前去。
子龍處聽候調度，下流一帶前敵大小將官文武水陸官吏悉歸。
子龍節制以一事權，廖化領令去了。雲長選兵二萬，騎卒八千，同
了軍師徐庶，卽日起程，前赴襄陽。軍行迅速，五六日間，到了襄陽。
龐士元迎接入城。

雲長坐定，極力慰勞士元。士元遙謝不遑，又引見了向寵。雲長
甚爲激賞，同士元、元直二人商議，以荊州方面，須得良將方資鎮
撫，且可接應子龍，以固根本，不如令向將軍領本部三千人馬，回
紮沔陽，爲子龍臂助。士元、元直同聲贊成。雲長下令向寵回紮沔
陽，嚴防江東入寇，向寵領兵自赴防地。雲長請士元前往南召，將



第二十二回 張翼德血戰奪方城 關雲長兵威震河北

翼德全軍移攻方城。士元領命辭別出府。雲長檄調關索一軍，進屯武關。張苞一軍，移屯南召，從西面會攻方城；關興一軍，從泌陽南面會攻方城。盡聽張飛號令。雲長分兵八千，調黃叙防守襄陽，自引步卒一萬二千，騎兵八千，進紮南陽，以爲張飛聲援。分撥已定，拔隊起程，浩浩蕩蕩，直向南陽進發。

消息傳入曹兵營中，守方城的乃是曹兵大將曹洪，奉了魏王令旨，領兵三萬，援助曹仁。曹仁駐紮宛城，兩個相爲犄角。當下曹洪正與副將文聘商議軍事，忽聽細作報稱張飛領兵二萬前來攻打方城，關雲長自領大軍，進屯南陽，接應張飛，聲勢十分浩大。文聘主張火速派人至許昌求救。曹洪道：聖駕西征，軍情正急，爲



人臣子不能分憂。今寇盜初臨，不謀禦敵之方，便爾張皇入奏。徒亂前敵軍心，你我臣僚應不出此！且張飛之兵僅有二萬，我兵三萬，足供戰守，但告知宛城將軍相爲應援可耳。文聘唯唯稱是。

到了次日，探馬報稱張飛人馬離城十里，安營下寨。曹洪與文聘商議道：「張飛人馬遠來疲乏，我領兵二萬出城迎擊，將軍小心保護城池。」文聘應允。曹洪提刀上馬，領兵出城，前來迎敵。張飛令軍士分一半出戰，一半安營。龐士元指揮將士，憑山築壘。襄陽軍士教練有素，器具齊備，工作敏捷，兩萬大軍的營寨揮鞭立就。

那張飛自從駐紮襄陽以來，久未出戰，每每聽着馬超、黃忠大敗曹兵，紅旗報捷，心中久已躍躍欲試，此番來到方城，迎着曹洪，



並不通名道姓，挺起手中丈八蛇矛，飛馬上前，就是一矛。曹洪久聞張飛大名，不敢怠慢，把刀架住。兩個在戰場上，一來一往，戰到六十餘合。城上文聘，惟恐曹洪有失，鳴金收軍。

張飛回到本陣，入營休息，與龐統商議道：「方城城池堅固，曹洪善戰，曠日持久，救兵一至，非我之利。軍師有何妙計？」龐統道：「曹洪被困，必求救於曹仁，可令關興、張苞，越過方城，迎擊曹仁之兵。」曹洪必出城迎接，曹仁將軍可領兵截殺。」曹洪統自督軍襲城，兩曹扼於外，一文聘無足爲也！」張飛大喜，依計行事，自己引兵前來，攻打方城。曹洪領兵出戰，又戰了七八十合。關興、張苞乘隙越過方城，埋伏山內，靜候曹仁兵到。



曹仁在宛城，接着曹洪告急文書，一面派人去許昌告知，一面令陳矯領兵三千，守住宛城，盡起宛城防兵二萬，令副將牛金爲先鋒，自督中軍，星夜來救方城。看看行至方城山側，只聽得一聲鼓角，兩支兵打着漢兵旗號，左右殺來。曹仁縱馬上前，敵住張苞，牛金敵住關興，喊殺連天，鼓聲動地。曹兵陣上牛金，那裡是關興對手，十合之內，被關興大吼一聲，手起一刀，揮爲兩段，縱馬上前，來助張苞夾攻曹仁。曹仁毫無懼色，一口刀抵住兩般兵器，死戰不退。

就在這時間，城裡曹洪，已得了探報，知曹仁領兵來救，被關興張苞截殺，折了牛金。曹洪惟恐曹仁有失，吩咐文聘守城，自領兩



第二十二回 張翼德血戰奪方城 關雲長兵威震河北

萬人馬，殺出城來，救應曹仁。剛到山前，張飛勒馬橫矛，早在此地相候，兩個接手就殺。那邊龐士元吩咐軍將，就勢攻東西北三城。

文聘急上城抵禦。

士元早預備下土囊多具，乘曹軍分防三城，令二千人向南城角上疊着土囊，頃刻之間，高及城腰。士元下令軍中，先登者重賞。衆軍士一聲喊起，肉薄而登，前仆後繼，頃刻之間，上去了千餘人。將南門砍開，襄陽兵勢如潮湧，龐統催督後軍殺入南城，文聘抵敵不住，率領殘兵，開了北門，會合曹洪。曹洪知方城已失，無心戀戰，殺開一條血路，招呼曹仁退兵，三人死戰得脫，折了萬餘人馬。退到葉縣駐紮，連夜差人入許求救。



那邊張飛回轉方城，見過士元，說道：軍師神算，百發百中。龐統笑道：此將軍與二位小將軍血戰之功也！張飛吩咐擺酒賀功，一面遣人飛報雲長。龐統說道：葉縣離許昌不過三數百里路程，曹仁兄弟尙有兵三萬，許昌必來重兵救援，兩軍相持，尙需時日。今乘戰勝之威，張小將軍可領本部人馬，逕襲伊陽；關小將軍可領本部人馬，逕襲舞陽。得了兩城，不必進攻，好生城守，以撓曹兵之勢。二將領兵，火速起程，三五日間，兩軍回報，都已得手。這是爲何？原來文聘先守伊陽，因張苞移兵，曹洪檄調文聘共守方城，伊陽守兵單弱，被張苞一鼓而下。關興得舞陽，却是因先時派遣奸細入城放火，乘勢進攻，故而勢如破竹。張飛得了兩處捷音，飛告

雲長，雲長自是歡喜，遣來新收四將，領兵八千，順帶羊酒什物，犒賞前敵軍士。張飛接收，吩咐立時俵散。

那四將上前參見，內中却有兩個龐士元的本家，提起來却話長新來四將中，一個是諸葛孔明的小舅黃承彥的兒子黃武；一個是荊州平的兒子崔頎；兩個是龐德公的孫子龐豫龐豐。那黃武身長七尺，力舉千鈞，巧思無雙，家傳妙技，使一柄方天畫戟；那崔頎身高五尺，能走逐奔馬，使一柄鎗鐵板刀；那龐豫龐豐兩個，翩翩年少，文武全材，兩兄弟都使長鎗。他們祖父因爲漢室衰頽，權奸當道，帶領子弟躬耕隴畝，真是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此番聞得孔明揚兵西北，龐士元參贊北伐戎機，連戰皆





捷聲勢傳入龐德公耳內，偶與黃崔兩人談論，德公掀髯大笑道：劉玄德困頓半生，今始稍爲伸氣。漢家火德行復中興，我輩暮年，不圖又覩漢官威儀也。

他三人只顧高談雄辯，却不提防引起他們子姪的雄心。他們小兄弟暗暗聯絡，向上輩老人家提出意見，要去投軍。龐崔二人久絕塵緣，漫無可否。黃承彥因女婿兄弟，均出從王事，自己又是懷才不試，屈刀作鏡，眼看着年輕子弟，就讓他埋沒田間，不如讓他們出去，助女婿一臂之力，也叫他們增長見識，就把自己主意向二人說出。一人本無成見，讓他四人去到襄陽，謁見雲長，呈明履歷。因三位老人家都是南州碩彥冠冕羣倫，又是孔明的內弟，



第二十二回 張翼德血戰奪方城 關雲長兵威震河北

龐士元的姪兒，一個個威風凜凜，相貌堂堂。雲長正在用人之際，無任歡迎。他四人又以子姪禮見過徐庶，自然親熱萬分。雲長傳令設筵款待，叫關平陪宴。年輕人相見，都十分意氣相投。在襄陽住了三天，各人寫信還家，報告老人，以免懸望。

恰好那時張飛第二次捷報到來，徐庶見張苞去守伊陽，關興去守舞陽，前軍大將僅翼德一人，殊嫌單薄。卽時告知雲長，令新來四將，各配兵二千，前去方城效力。聽候三將軍指揮。雲長應允，卽時令四將來到方城。四將當時見過張飛，再見過龐統、士元，都早見過，問候他們老人家安好。四將齊聲道好。

休息數日，龐統與張飛商議，令新來四將各配兵三千，分作四



隊巡環游弋方城四境各地遇有敵兵一軍赴敵二軍救應左軍攻右右軍攻左前軍攻後後軍攻前往來反復如環無端敵敗不許窮追游弋不許過五十里不許騷擾居民不許稽留一處沿途安置急遞互傳消息一軍遇敵三軍互應兩軍遇敵兩軍互應敵強則守敵弱則戰強敵卒臨火速還報大營發兵接應四將聲諾

領兵各去

南陽一帶是他們四人生長地甚麼村落甚麼鄉邑甚麼山僻小道甚麼兵形要地都是童而習之各人領兵去後就預計今晚在何處歇宿明日在何處會面又依着士元將令將旗幟時時更換彼去此來不絕於道環方城百里內外無時不見襄陽軍馬



第二十二回 張翼德血戰奪方城 關雲長兵威震河北

那退守葉縣的曹仁、曹洪、文聘三將，只聽見報馬報稱城西發見黃旗漢軍，城東發見白旗漢軍，城南發見青旗漢軍，城北發見紅旗漢軍。彼現此沒不知多少，叢山峻嶺樹木中間，盡插着漢兵旗號。一時間又聽得伊陽舞陽兩處地方失守，數百里內風雲變色，河洛之間人心大震。三將連夜遣人逕至晉陽，啓奏魏王。正是：中原鹿走當塗之幸，運難期。大澤蛇啼金卯之中，興欲定，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異史氏曰：演義於七十三回之前，東川大戰，下辨取關，智奪瓦口，威鎮闐中，間道以取南鄭，截糧以刦陽平，能使諸葛平定漢中者，首以猛張飛血戰數場之功績為多也。本書翼德早守南陽，玄德入川，雲長鎮荊州，又以翼德守襄陽。當諸葛平定漢中之



會。輒。使。翼。德。千。秋。汗。馬。湮。沒。不。彰。既。多。讓。功。績。於。馬。超。矣。此。固。緣。軍。事。地。理。布。防。命。戰。
局。勢。差。異。而。莫。可。如。何。今。雲。長。將。出。於。荆。襄。聲。應。王。師。以。向。宛。洛。是。翼。德。威。張。魯。績。武。
耀。前。勳。之。時。至。則。不。可。不。於。雲。長。師。出。而。先。寫。之。以。補。闕。中。戰。陣。之。遺。功。而。酬。襄。樊。犄。
角。之。寄。命。此。本。回。方。城。血。戰。之。所。由。特。寫。也。故。與。曹。洪。數。戰。無。異。與。張。魯。之。對。壘。也。截。
宛。城。援。兵。無。異。命。魏。延。之。塞。峪。也。不。知。者。以。爲。鋪。叙。新。功。善。讀。者。使。明。表。揚。前。烈。否。則。
正。接。翻。七。三。回。之。案。忽。插。入。張。飛。血。戰。一。段。文。字。且。用。實。筆。以。詳。寫。之。雖。寫。張。飛。即。
是。寫。雲。長。而。不。卽。寫。雲。長。乃。必。急。寫。張。飛。果。何。意。也。蓋。於。接。寫。之。頃。先。完。補。寫。之。筆。將。
翻。雲。長。之。案。又。必。帶。翻。翼。德。之。案。苟。不。理。清。線。索。烏。得。以。窺。所。翻。之。案。所。筆。之。意。究。屬。
何。處。究。出。何。故。乃。真。不。可。入。窮。其。勝。也。已。

白帝運危之頃，諸葛自嘆，若孝直在，必能制主公東行，是魚水之交，豈不如翔
翔之親信，此本書所以令孝直居守，近侍玄德，而諸葛專閫遠征曹操也。推先主東征
之由，原於荊州之禍，而荊禍之作，始自亮命關羽攻襄，今雲長又將出矣，誠不能無所



第二十二回 張翼德血戰奪方城 關雲長兵威震河北

奉命，則卽以能制主公。東行者，從進雲長北伐之謀。玄德以之不失國賊，無親征出狩之危。諸葛以之不失聲援，有上將荊州之命。宛洛可出，猇亭不悲。是孝直陳言所以成諸葛定策隆中之志，亦所以翻諸葛命將攻襄之案也。由玄德翩然荊益，不可復制論之，自益非孝直不可。由雲長恍然懵偶，還我頭來論之，更亦非諸葛不可也。則言出孝直，誠入骨翻案之筆，鞭辟諸葛，至於凌理者也。

南陽四將之來，所以易向寵一將之去也。向寵去，則翼德之將失一大臂，因生出四小將補之。觀方城尚有文聘在內，而士元可肉薄以登，幾成戰守罅漏之筆，是不得不添兵益將，以助前方也。沔陽向寵之成，所以增子龍荆湘之防也。子龍赴敵，則荊州之守失一大將，因早拔一向寵，調之在荊州如彼劉琦之無能，而雲長又出駐於外焉，抵吳蜀相距之勢，是不得不移兵遣戍，以固後方也。此文情互生，而有四將之筆，四將來投，亦無異筆底調到，特不意爲此四人耳。至四人從戎，出自黃承彦贊成，豈以陸遜魚腹浦得出八陣圖之故，由於承彦引路，有暗助東吳之咎，遂令今日亦爲子姪輩引路，以明助西蜀使自補其過歟？若然，則筆底滑稽微妙，至不可言矣。

第二十三回 議遷都曹操還許下 領新兵馬岱出關中



反三國志

第二十三回

議遷都曹操還許下 領新兵馬岱出關中

且說曹仁曹洪，因失了方城，退守葉縣，聽見張苞取了伊陽，關興取了舞陽，襄陽軍士遍布各地，聲勢十分浩大，惟恐葉縣有失，危及許都，火速遣人去晉城報知曹操。曹操正聞得江東出兵消息，召集衆謀士商議，派兵遣將，聯合鮮卑從飛狐口入定襄，令曹彰領大兵三萬，從井陘入趙地，以躡上黨之後，細作自江東回來。





報稱呂蒙兵襲巴陵，爲趙雲截江迎擊，大敗而歸。接連曹仁、曹洪的告急文書，雪片似的來到。

操得書太息道：「東阿之言驗矣！」吩咐任城王曹彰領兵三萬鎮守晉城，自己帶領衆文武，星夜回到許都。在道上令鄧艾鍾會分兵二萬，去閬鄉協助徐晃，令張郃、曹休領兵二萬，去葉縣協助曹仁、曹洪兩路人馬，分頭去訖。操到了許都，立時陞殿，召見羣臣。

文武朝賀已畢，操對諸文武道：「關雲長素有大志，與朕勢不兩立，今乘諸葛亮西進之機，興兵北犯中原，既佐以張飛、趙雲之勇，復加以徐庶、龐統之謀，據荊襄四戰之地，挾梁益財賦之區，部下皆久練之兵，前敵盡新羈之馬，與諸葛亮互相犄角，潛師銳進，是



以一戰而得方城，再戰而陵葉縣；若葉縣再有疎虞，則輕車快馬，三日可抵許昌。許昌平坦，無險可守，根本一傾，四支自潰。朕欲遷都幽州，據土馬之區，臨形勝之地，然後與雲長喋血中原，衆位卿家，以爲如何？言訖，只見班部中一位大臣上前奏道：不可！不可！操視之，乃都督豫州軍事司馬懿。操問道：仲達有何高見？懿奏道：薦賈有云：「我能往寇，亦能往今。」大敵當前，而先移國本，詭言一起，人心瓦解矣！

操笑道：仲達之言是也。朕姑以試諸卿耳。既不遷都，必謀所以禦敵之方。仲達計將安出？懿奏道：呂蒙大敗於巴陵，其志豈須臾忘報？復關雲長之所以悉銳出宛葉，欲使我兵疲於奔命，分西防。



之兵力，注重東防，俾諸葛亮得以乘機而出潼關，遂定三川，以通襄樊。然潼關以東新安、澠池是秦、崤、函故地，夙稱天險。我既節節駐有重兵，以彼據潼關以扼我，故我進取爲難。若我悉兵退守，彼欲犯我，難與我同。諸葛亮一生謹慎，此番所以襲取并州，皆其部下冒險進兵之所爲，遂從而撫有之，初無深謀遠略於其間也。據上黨，塞井陘，盛兵飛狐之口，皆所以防我足見一時尙無進取之心。地廣則兵分，防多則力弱，非俟新得之區，又安無事彌縫之卒，訓練可用。諸葛亮決不敢冒嶠函之險，以出潼關，宵旰程功，猶需三月，我但飭關鄉晉城諸將，堅守不戰，與彼相持，挾全力以應關張。吳知關張與我血戰中原，寧不乘時思報江漢之間，風雲必起。

第二十三回 議遷都曹操還許下 領新兵馬岱出關中

然後我簡申息之卒，令一上將領數萬之兵，越桐柏以窺襄陽，雲長與我相持宛葉之間，吳之西擾既足以增其後顧之憂，我桐柏之兵亦可以覆其根本之地，是良平之智不能爲謀，責育之勇不能爲武矣！

操大喜道：仲達之言可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也。隨令司馬懿行大司馬事，假黃鉞，都督徐豫兩州軍事，領軍七萬，出禦雲長。司馬懿領旨，辭別聖駕，引兵來到葉縣。曹仁、曹洪、張郃、曹休、文聘，迎接入府，參見都督，兩傍坐定。司馬懿便問曹仁道：「張飛兵勢現在如何？」曹仁道：「張飛自駐方城，張苞駐伊陽，關興駐舞陽，黃忠、魏延四將巡游四邑，兵數約五萬人，近日並未討戰。」懿驚道：「張飛勇猛，向主





深入今鎮靜如恒，專收旁縣以濟軍食。翦我羽翼，待我自困，必有能者在其軍中。曹洪道聞襄陽龐統爲其謀主，方城之失，伊陽舞陽之陷，皆其謀也。

司馬懿聞言，太息道：曩聞伏龍鳳雛之名，今日一視，名不虛傳。傳令衆將小心防守，不可輕敵。俟江東起兵，我方進戰，以收夾擊之效。命張郃引所部三千，持虎符發申息防軍二萬人，晝夜兼行，越過桐柏山，暗襲襄陽。若得襄陽，卽行焚燬，棄而不守，置兵博望屯，以截關張歸路。若襄陽守備嚴密，不可卽得，可大掠近郊，以搖前敵軍心。襄陽兵出弱，則與戰；強，則退守邊境，彼以防禦爲主，決不敢窮追也。張郃領令，自去申息。



第二十三回 議遷都曹操還許下 領新兵馬岱出關中

且說馬岱奉了孔明將令，到了金城，見過韓遂，說明來意。回到武威，收集精兵三萬餘人，馬萬餘匹，星夜起程，回轉長安，將兵馬紮住四郊，自己輕騎到潼關來見孔明。孔明大喜，慰勞馬岱，甚為周至，馬岱感激不已。

孔明喚過馬超道：孟起頃聞細作報稱，曹操因雲長君侯兵入方城，許下震動，星夜馳回許昌，令司馬懿督兵拒敵。司馬懿足智多謀，必多方以撓荆襄之後。雲長現駐南陽，襄陽雖有防軍，恐猶不免爲彼所擾，以搖前敵軍心。幸仲華收兵還來，現在曹兵嚴防，崤函我兵不必冒險進攻，徒傷精銳。孟起可赴長安選騎兵八千，火速由藍田出武關，助守襄陽，退可聲援子龍，進可助威翼德、魏



兵來擾，便與痛剿，使其不敢再窺襄樊，以保我軍後路。襄樊事定，可還武關，進攻盧氏，循崤山以東，襲取宜陽，南可與張苞聯絡，北可出龍門以攻洛陽，當令仲華引兵來相接應。馬超領命，逕奔長安，選騎兵八千，星夜前赴襄陽。

孔明巡視潼關一帶防地，異常堅固，吩咐黃忠，小心在意，隄防魏兵。自己同着馬岱回到長安，檄令馬成領新兵一萬，駐屯潼關附近，候令出關。令馬岱領新兵一萬五千，駐紮武關，候馬超自襄陽回兵，進攻盧氏。二將領兵，分頭自去。

且說馬超領兵，星夜兼程來到襄陽，黃叙出來迎接，以子姪禮參見。馬超異常欣喜，入府坐定，卽分頭差人前去南陽報知雲長，



第二十三回 議遷都曹操還許下 領新兵馬岱出關中

去荊州報知子龍。雲長與孝直正因魏兵以司馬懿督師拒敵，素聞司馬懿足計多謀，必遣兵擾亂後方，正欲派關平領兵三千回襄陽助守，接到馬超呈報，雲長大喜，掀髯笑道：「孟起一來，襄陽安如泰山矣！」孔明思慮周密，真不可及也。隨卽復書襄陽各地戰守事宜，悉歸孟起主持，決不遙制以一事權。馬超接到復書，吩咐黃叙道：「賢姪領兵守護城池，我引兵東屯白河，既便兵士芻牧，又可防曹兵西來。」黃叙應諾。馬超吩咐衆軍遠斥堠，明烽燧，以待曹兵。那張郃整頓人馬，越桐柏山來襲襄陽，早被馬超探悉，急令衆兵分散埋伏白河附近，候曹兵半渡，聽中軍鼓響，四出截殺，衆軍領令。那張郃越過襄陽防地，不見一人，催督衆軍，勢如風雨，黃昏。



時候到了白河，曹兵便自渡河。未曾渡得一半，兩岸鼓聲動地，火把齊明。伏兵齊起，箭如飛蝗。張郃急待退軍，只見火光叢中，一員大將銀盔銀甲，白馬長槍，大叫道：「張郃休走！」馬超在此，張郃大驚。馬超原在上黨，怎麼來到此處？正在遲疑，西涼兵捲地而來，萬馬縱橫，曹兵大亂，赴水死者，不計其數。張郃拚命殺出重圍，馬超縱兵追趕，黑夜之間，不知漢兵多少。只聽得西涼兵齊聲叫道：「降者免死，曹兵走頭無路，紛紛投降。」張郃兩萬餘人，剩下數百敗殘人馬，回到葉縣，自去都督台前請罪不提。

馬超計點降兵，約有萬人，馬匹器械，不計其數。將降兵教誠一番，各給銀一兩，立時遣散。不許逗遛，境內降兵拜謝出境去了。馬



超叫衆兵將所得各件，移運襄陽城中，休息士馬，分頭飛馬報與雲長。孔明知曉，雲長得了捷音，大喜道：人說孟起年少英雄，今以八千兵敗曹兵三萬，神速無倫。吾兄有此能將，何愁漢室不中興也！馬上請元直自去襄陽犒軍，說道：曹兵經此大敗，必不敢再出襄陽，不宜以精銳之師，久置無用之地，或調赴前敵，或仍出潼關，軍師自往，與孟起一商。

徐庶領令，還到襄陽，慰勞馬超，會同犒賞軍士，黃叙設筵款待。元直將雲長意思，告知馬超。馬超道：末將正欲啓知君侯，移兵武關，以襲盧氏，奉行諸葛元帥原定計畫，軍師此來甚好。張郃諒不敢再來，軍師稍留數日，加設襄陽防務，超明日即當引兵西行，請



轉達雲長君侯，恕未面謁也。徐庶道將軍勤勞王事，跋涉山川，君侯愛慕方殷，寧以末節小禮，遂爲介介。庶當稍留此間，佈防將軍明日登程可也。賓主盡歡而散。

到了次日，馬超領原來人馬，逕回武關。徐庶從荊州調兵三千，屯兵白河，合黃叙原屯兵一萬二千人，聲勢相屬，防地穩固，自回南陽，贊畫戎機。馬超領兵來到武關，馬岱迎接，弟兄相見，格外親熱。關索因屯兵武關，三人會議，欲進襲盧氏。關索道據細作報稱，盧氏守將徐瑛，係前九江太守徐璆之弟，前與徐晃守潼關，失守之後，移防此處，有兵萬人，守備嚴密，素懼西涼兵，不如將人馬改換旗幟，扮作寇盜形式去，到城廂附近擄掠，徐瑛必出兵驅逐，我

兵不必迎敵，四散而走，待其追遠，以一支兵伏城側，若獲徐瑛，盧氏必破。

馬超道：此計甚妙。卽令馬岱，前去誘敵，自己引兵襲城。馬岱吩咐衆軍，塗面挂鬚，劫掠城廂附近，只擄金帛，不許殺人。徐瑛聞報，自領兵卒，前來捕治。馬岱率領衆兵，向西便走。徐瑛見盜寇只數百人，衣甲不齊，形狀狼狽，並不疑心，離城不過十里，追趕不着，方欲回兵，只聽得後軍呐喊，說城中亦有寇盜。徐瑛急回到城邊，只見城門大開，西涼兵佈滿城廂內外。徐瑛原被西涼兵殺怕的，回馬就走。馬岱倒追回來，提刀截住，十合之內，被馬岱一刀砍下馬來。兩個得了盧氏，乘勢追趕潰兵，看看將趕到宜陽。





宜陽原是個險要大縣，從前駐兵八千餘人，收留伊陽潰兵四千餘人。守將夏侯元聽得馬超兵到，急閉城把守。那馬超追趕的盧氏潰兵到了城下，要他開城，夏侯元不肯開城，潰兵情急，環城辱罵。夏侯元吩咐守城兵士放箭。那伊陽潰兵便三三五五，互相傳語，我輩幸是來早，若是來遲，也不免爲亂箭所射。守兵便疑伊陽潰兵變了心，禁止他們交頭接耳。伊陽潰兵不服約束，三言兩語，衝突起來，守城將士將潰兵首領立時殺了四五個，剩下潰兵，大鬧起來，就在城中殺人放火。守兵分頭巷戰，城外潰兵隔城響應，自己將宜陽城攻破。馬超揮兵入城，敗兵四散出城逃走，夏侯元死於亂軍之中。馬超得了宜陽，救滅火災，撫恤居民，修繕城堞。

第二十三回 議遷都曹操還許下 頒新兵馬岱出關中

遍樹旌旗，與張苞聲息相通。令馬岱領兵三千，謹守盧氏，與關索聯成一氣，張飛軍勢，又爲一振。正是：

虎將威棱，會八方之風雨；馬兒聲勢，勝萬里之波濤。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異史氏曰：當雲長擒于禁，斬龐德，威名大震，華夏皆驚之日，曹操曾欲遷都以避之矣。乃爲司馬懿以聯吳不必遷都諫，遂解樊城之圍，而起呂蒙之禍。今者雲長一出襄樊，威又震於河北。使曹操兵還許下，仍以議遷都書，真大快事也！演義之議遷都，未言其地，以雲長未越襄樊，其時操得避之地廣矣。今也不然，諸葛則西據潼關，北扼上黨，雍并之地盡蹙雲、叡，則一戰入方城，再戰陵葉，縣河洛之地胥危，至操踰踉而出，晉城狼狽而歸許下，三窟無所，直欲走避幽州，豈不更大可快也哉？乃仍爲司馬懿進諫而止，於是知本書之罪仲達深矣。此無他，備寫其謀，既以正司馬懿之誅，甚善其謀。





卽以寫司馬之出，及司馬領兵，則暗已志。曹操之無能爲，而明將翻仲達之戰，諸葛喋血中原，重提舊案，諸葛出關在卽而虎鬥龍爭文字自此始矣。

馬岱新兵之至，吾於阿瞞歸於許下，已知之矣。諸葛據上黨，塞井陘，雲長出荆襄，向宛葉，此皆欲與操相見於河洛之交，從事與操鬥於三晉之地也。惟操狼子野心，亂國罪人，始有聯合鮮卑，分兵趙地，假外胡以爭中國，舉民族而酬私願之志，諸葛不使得逞也，故按兵以待雲長之動。一旦華夏震動，老賊自歸，玄黃龍戰，不日可卜，馬岱可不卽出關中乎？雖曰諸葛之計如此，在作者筆底綢繆戰局，早事圖維，固亦不許不如此也。至飛援桐柏，後衛荊襄，自更非鐵騎馳赴，不足應敵，則馬岱尤須卽歸，不可再緩，特張郃蠢材，以爲飛將軍自天而下，遂驚馬超，何又在此間耳？有以馬岱何竟恰歸於此時疑者，張郃之類也。

本書深明軍略，對於潰兵收容，屢屢致戒，楊秋程銀之破潼關也，韓浩之失天蕩山也；黃忠之得南鄭也；魏延詐稱敗兵之破長安也；本回馬超馬岱之入宜陽，寫得尤

第二十三回

議遷都曹操還許下

領新兵馬岱出關中

爲明顯；皆喪城失地，緣於收容潰兵，以至覆敗者也。然國內自軍閥以來，此仆彼起，年爭戰，每多喜收容潰兵，以申張個人中心之武力，卒至覆敗接踵，而不自悟，果何說耶？由今反古，取鑒極明，因重感作者努力此書，其欲垂戒世道人心之意深矣！



第二十四回 孫仲謀兩路攻荊州 趙子龍一軍奪江夏





第二十四回 孫仲謀兩路攻荊州 趙子龍一軍奪江夏

反三國志

第二十四回

孫仲謀兩路攻荊州 趙子龍一軍奪江夏

且說張郃被馬超殺得大敗逃回，來到葉縣，見過都督，頓首請罪。司馬懿驚道：「將軍爲何狼狽至此？」張郃道：「末將奉了都督將令，收兵申息，耽擱六七日工夫，整齊隊伍，遵照指定路線，越過桐柏山，逕渡白河，半渡中間，忽然伏兵齊起，末將收軍不及，又係黑夜，軍士遠行勞乏，自相驚擾，遂致全軍覆沒。」懿道：「荊州名將趙雲現



駐巴陵，專防吳會，關雲長自駐南陽，張翼德現駐方城，是何將領兵，使將軍全軍覆沒？張邵道：是西涼馬超。

懿驚訝道：馬超聞在上黨，爲何又至襄陽？張邵道：西涼兵純係馬隊，故調動甚易。懿凝思道：前聞諸葛亮派馬岱收河西五郡之兵，此來必係新兵。初至長安，諸葛亮深恐我去擾襄陽，必令馬超率領馬隊先駐白河，以待將軍。將軍貪功心急，不思徐庶龐統皆係智謀之士，豈有襄陽根本，不置防兵，入境數十里，不見一人，明是誘敵之計。將軍不知，故有此敗！張邵聞言，如夢初覺，願甘軍法。司馬懿扶起道：勝敗兵家之常，將軍國之良將，方倚爲重，何能加罪！願將軍以此爲鑒，徐圖報効國家可也。張邵謝過，懿謂諸將道：

西涼馬隊，飄忽靡常，恐其又從武關東出，則宜陽各地，又非我有。說罷便令長子司馬師，領兵八千，去守宜陽。

司馬師行至登封，聞知宜陽已失，頓兵不進，遣人飛報都督司馬懿。正在進膳，接着警報，擲箸歎道：「馬超之兵，何神速乃爾耶！」急移司馬師兵去守洛陽，令次子司馬昭領兵一萬，屯繁華縣，龍門少室各山，分途嚴加防守，以免馬超暗襲洛陽。又令徐晃專守閻鄉，鍾會鄧艾專守崤山西北，使馬超軍隊，不能便與潼關川軍會合，以爲持久之計。諸將領令，各自分防。

馬超南收嵩縣，聯絡張苞，沿着熊耳山，將本軍馬隊，沿途安插，自領兵八千，調來張苞步兵三千，同守宜陽。司馬懿見馬超兵鋒





甚銳，急移曹洪去守鄴縣，文聘去守登封，與馬超之兵，一個倚着少室山陰，一個倚着山陽；與張苞的兵，一個倚着箕山山陽，一個倚着箕山山陰，雙方深溝高壘，安下鹿角，掘下陷坑，互相提防。

張飛龐統因司馬懿勁敵當前，也不前進，只遣遊兵蠶食近地各縣，派人招誘黃巾餘孽，在曹兵腹地擾亂。只因曹操坐鎮許昌，立時派兵撲滅，然而地方已很騷然不安。就在此時間，果然應着司馬懿言語，孫權又起兵報仇了。原來呂蒙自敗回夏口，朝夕伺隙，以圖報復。聽得曹操派司馬懿拒敵，關雲長、司馬懿令張郃去襲襄陽，呂蒙便要乘機起兵。徐盛諫道：「將軍、關羽、張飛、趙雲，皆一世之雄，龐統、徐庶、馬良，皆聰明之士，豈有不顧根本的道理？」魏兵



第二十四回 孫仲謀兩路攻荊州 趙子龍一軍奪江夏

未見其得志也。呂蒙見徐盛說得有理，只得按下雄心，靜聽魏兵消息。待張郃得手，火速進兵；若張郃失機，再圖良策。

不數日間，聽得馬超大敗張郃，魏兵片甲不留，呂蒙亦自吃驚，知道馬超到了襄陽，江東若犯荊州，馬超必然回救，師必無功。過了些時候，探子報道：馬超移兵武關，襲取宜陽。呂蒙大喜，正與徐盛商量起兵，聽得吳侯命孫韶到來，言水軍都督魯肅身故，特命呂蒙爲水軍都督，建業上流水陸諸將盡歸節制，火速興兵，去取荊州。呂蒙拜命已畢，與徐孫二人計議道：荊州良將僅一趙雲，我令朱桓領陸軍五千，明張旗幟，去取巴陵。趙雲必然去救，趙雲既受牽制，然後令蔣欽代興霸守江夏，由興霸領陸軍萬人，西沿漢



水出潛江以攻荊州之東；某自率水軍二萬人溯江而上，以攻荊州之南。彼若抽前敵之兵回援，根本司馬懿必乘勢銳進以追之，是荊州首尾受困，我亦可以雪巴陵之恥矣！二將齊聲贊成，議決之後，水陸軍隊同時出發。

巴陵方面，趙雲自從戰敗江東兵隊之後，派了許多細作，在下流一帶探聽消息。吳兵未出，趙雲已經知道，火速令人報知劉琦、馬良，移劉封軍隊，堅守潛江，令妻子馬雲驥領西涼兵五千，接應劉封。雲驥領命，帶兵去了。

趙雲召向寵計議道：「江東兵三路進犯，當以何路爲重？」向寵道：「吳兵之出巴陵，不過虛張聲勢，欲以牽制將軍。呂蒙甘寧，皆江東



第二十四回 孫仲謀兩路攻荊州 趙子龍一軍奪江夏

良將，不可不防。雲道潛江陸路，已有重兵，尚不足慮。呂蒙自領水師，來攻荊州，志在必得。我意彼以疑兵牽我，其備必虛，不如乘機盡起羊樓峒防軍，暗襲江夏；將軍能爲我統領水陸軍士，扼守洪湖十日，不使呂蒙兵過，則吾事濟矣。

向寵道：「既主帥見委，寵不敢辭，但慮事權不專，不能令衆。」雲喜道：「公能負責，尙復何言？立召諸將入內，告知請向將軍代理十日，無論何人，不許違抗。」諸將齊聲應允。荊州原有水軍三萬餘人，除去分防各地外，駐紮巴陵一帶約二萬餘人，兩岸陸軍九千餘人，悉歸向寵節制。趙雲自領輕騎數百，向羊樓峒出發，暗令太守伊籍，飛檄長沙太守，派兵萬人，順流東下，從巴陵上陸，逕赴江夏接



防。伊籍得令，加緊派人前往。

趙雲到了羊樓峒，廖化胡班接着，雲令二人盡起防軍，向江夏方面出動。離江夏城二百餘里，只見前面旌旗招展，朱桓領兵前來。雲令二將各領千人在山左右埋伏，自領三千人避入山內，讓朱桓過去，轉向江東兵後隊殺來。朱桓此番出兵，純係誘敵，緩緩前進，絕不料荊州兵趕過前頭，急忙揮兵回轉。趙雲將人馬迎頭截住，朱桓舞刀來戰。趙雲兩個戰了二十餘合，一聲喊起，左邊廖化，右邊胡班，雙殺出來。朱桓心內一慌，趙雲奮起精神，一鎗將朱桓挑於馬下。江東兵士四散奔逃。

趙雲令軍士四面兜剿，齊聲叫道：「降者免死！」江東兵士走頭無



路，個個跪地投降。趙雲令降兵將衣甲脫下，把自己兵士，改裝三千餘人，降兵器械，一律沒收，每人給旗一面，令胡班押着，倍道兼程，向江夏南門殺來。次日下午，到了江夏，城上守兵，見是自家兵士，放他進城。趙雲率領親軍，逕向太守衙門，找尋蔣欽。

蔣欽聞報，只道朱桓兵敗回來，領了從兵，出外彈壓，迎頭看見趙雲，原在江東見過，不由得大吃一驚。趙雲劈面一鎗刺來，蔣欽虛掩一刀，往左側便走。趙雲令廖化領兵驅逐城內江東兵士，胡班佔領城池，自己追趕，蔣欽沒命的逃出東門，跳下兵船，向夏口便走。趙雲吩咐軍士，將沿河兵船放火，便燒登時，火光徹天，照得江面通紅。徐盛正待派兵過江東來救，蔣欽早已來到，見過徐盛，



訴說一切。徐盛頓足道：朱桓必全軍覆沒矣！趙雲膽略真不可及！

明日當率兵渡江決戰。一面吩咐將士，徹夜警備。

那邊趙雲得了江夏，將江東降兵，立時驅逐出城，一面清查府庫，一面安排守禦，令胡班專護城池，廖化防守陸路，雲自領兵防守江岸。那些降軍渡過江來，報知徐盛，反替趙雲虛張多少聲勢。徐盛素知趙雲老成持重，此番一戰便得江夏，勢力必厚，不可大意，彼已憑城拒守，即使渡江，亦無益處，只得嚴守夏口，靜待呂蒙消息。

趙雲候了數天，夏口並無一船過來，長沙新兵到陸續到了。雲大喜，令廖化領江夏太守，率領全軍，協同胡班，謹守城池。那江夏

第二十四回 孫仲謀兩路攻荊州 趙子龍一軍奪江夏

城自從徐盛甘寧相繼接守，真個是城高垣峻，粟支十年。雲吩咐廖化小心謹慎，自領原來輕騎，星夜馳回巴陵。伊藉聽得捷音，舉手加額道：將軍眞天人也！雲便問隔江軍事如何？伊藉道：向將軍將水師堵住洪湖口，陸兵沿岸相輔，迎擊江東水軍。兩三日來，大小十餘載，兩邊死傷相當。我軍因係上流，頗占優勢。東吳既無陸軍，純恃水師仰攻，故不能取勝。呂蒙昨令陳武水師船隻，來攻巴陵。我軍據城陵磯，舍死拒敵。吳兵方才敗退，將軍旣歸江東，不足慮矣！

趙雲聞向寵血戰心中大喜。伊藉又道：長沙蔣太守聞下游戰事，深恐兵力不敷，除由本郡先發萬人，進屯江夏外，更由零陵桂





陽各郡徵精壯二萬人，卽日開拔來此聽候調遣。趙雲喜道：「公與蔣太守眞國家之柱石也！」雲問巴陵水師現有多少，伊籍答道：約有三千餘人。雲令傳語水師將校，隨同某家卽行啓碇赴洪湖口助戰。

正在分派，長沙第二撥新兵五千人到了，統將是蔣琬族弟蔣琪，當下見過趙雲、伊籍。雲令新軍卽行開赴城陵磯，沿岸遍設旌旗，擂鼓助戰。蔣琪領命，帶隊卽行。雲告伊籍，第三撥兵到，卽開赴江夏，聽廖將軍節制；第四撥第五撥兵到，派赴巴陵至江夏一帶，沿途扼要屯紮。分撥已定，自己別過伊籍，上了水師大船，船上扯着常山趙雲旗號。那些軍士聽見本軍大將奪取江夏回來，個個

歡聲動地，奮勇向前。



江東方面，呂蒙因連日仰攻，爲向寵督率水陸兵抵死拒敵，不能取勝，心中憤懣，當日號令軍中，大小三軍，只准向前，不許退後，違令者斬。呂蒙左手執盾，右手持刀，身當前敵，躬冒矢石，殺近荊州船邊。江東兵見主將奮不顧身，個個棹船近前，爭先恐後。荊州水兵也就冒死抗拒。岸上陸兵各持炬火，向江東船上拋擲。正在那血肉橫飛的時候，忽聽得上流鼓角齊鳴，岸上旌旗蔽日，幾百號戰船撥過，望江東水師直撞。將來荊州水陸兵都看見本軍大將旗號，個個精神百倍。向寵一聲號令，吩咐水軍將船隻盡行開動，直衝過來。呂蒙看見趙雲來到，心中也吃了一驚。



荊州兵得了勢，露刃直進，殺人如麻。趙雲到了吳船附近，舉槍
望呂蒙便刺。呂蒙將盾一擋，一來是趙雲力大，二來是船從上流
下來，向前一壓，呂蒙站立不穩，跌倒船上，左右急忙救護。荊州兵
齊聲喊道：「呂蒙已經被殺！」一唱百和，江東水軍氣爲之奪。潘璋陳
武回船便走。呂蒙再起身來，欲來迎敵，船已倒退下來，兵士落水
者數千餘人。呂蒙知不能取勝，吩咐退軍，自己領兵殿後。趙雲督
兵水陸追殺，江東兵士一敗不能復振。趙雲吩咐向寵督陸兵還
守要地，自己督水師窮追呂蒙，好似流星趕月，看看趕到夏口，雲
令水師船隻分屯渭口、金口，與江夏陸軍聯絡一氣，水師更番休
息，預備進取夏口。



徐盛自領兵船接應呂蒙。呂蒙上岸入府坐定，徐盛始將江夏失守情形告知呂蒙。長歎道：「血戰經旬，不徒不能取荊州，尺寸之土反失江夏，重鎮有何面目回見吳侯！」便欲拔劍自刎。徐盛奪劍道：「趙雲既取江夏，必合襄陽之兵順漢水東下，以取夏口。都督不謀急救夏口，乃欲自殺，豈不令天下豪傑恥笑！」

呂蒙收劍問道：「興霸兵勢如何？」徐盛道：「聞在潛江爲劉封所扼，不能前進。」蒙卽喚潘璋領兵五千前去接應興霸，不必再進，卽守此地，以扼荊州兵沿漢水東下之路。呂蒙令查點各軍損失，失了七百餘號戰船，死傷兵士九千餘人，不覺長歎道：「十載菁華，一朝盡矣！」徐盛力加寬慰，令孫韶領自己所部戰船巡緝江面，飛檄凌



統，將鄱陽水師，交杜龔帶領萬人，前來夏口助防。一面補充卒伍，休養傷痍，與趙雲隔江相持。

潛江方面，經向寵飭人倍道飛報捷音，馬雲驥聞信大喜，喚劉封道：我兵兩路大捷，甘甯必走，賢姪可領兵逕劫其營，甘甯老將，決舍死迎敵，我自引兵接應，縱火燒之，敵必潰矣！劉封領令，真個領兵直闖甘寧營寨。甘寧正接水軍敗報，方欲全軍而退，只聽得營門外鼓角喧天，知道荊州兵闖營，便激厲軍士，開營出戰。兩馬相交，不到十合，劉封不是甘甯對手，正待敗走，只見西涼兵分兩翼用火箭火彈，向江東兵營亂射，馬雲驥一馬當先，大叫賢姪休慌，咱家來也。



第二十四回 孫仲謀兩路攻荊州 趙子龍一軍奪江夏

劉封見救兵到了，奮勇力戰，雲驥縱馬上前，甘甯力戰二將，並無懼怯。只是西涼兵弓箭犀利，着火燒身，軍士那裏抵擋得住，望後一退，荊州兵乘勢壓上前去，江東兵步步退後，甘寧禁約不住，只得敗下陣來。荊州兵奮勇追趕，大獲全勝，追了數十餘里，幸虧潘璋領兵接應，方才紮住人馬，計點軍士，折傷四千餘人。甘寧仰天嘆道：某家結髮從戎，大小數十餘戰，未曾敗北，今乃爲一女子所敗，豈非大憾！潘璋道：西涼兵弓箭是其所長，加以火器，我兵自不能敵，非將軍之過也！兩個歎息不已。正是：

女子從戎竟敗錦帆之賊，男兒何用偏輸玉貌之人。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異史氏曰：作者慕諸葛之遇，哀諸葛之計，惜諸葛之材，成諸葛之志，而評諸葛將略，非其所長。許知言於陳壽以寫本書，故處處既明將略，如戰貴神速守重後防，將必置謀，兵必樹應，出軍則如脫兔得地，則先撫民旁邑，必循潰兵不納，必使內顧無虞，後防已固然，後再進以圖功，深兵襲險，埋伏出奇，不喜爲也。而又處處善寫諸葛，如隆中對，如出師表，皆無時無地，不詠嘆之烘染之，寫去寫來，無非抱此二篇大文著筆，再三設色，以寫今文老瞞比議遷都，已將隆中一對，出宛洛上將之師，寫得聲威大動矣。今乃轉筆而趨荊州，寫入東吳，無非爲寫趙雲，寫到趙雲，無非欲寫向寵，何以必寫向寵，則又無非更寫出師表也。於是先生前試用之於昔日，稱之曰能者，於本回及鋒而試，乃獲新發於硎矣。二十一回始著寵之姓名，二十二回略見寵之頭角，閑闇敘引，逐步入來，方閱一回，而洪湖十日之守，江東大敵之戰，一身重寄，材武驚儔，備寫向寵之果能，而試用二字，又自然顯露於筆底，謂非寫隆中對後，再一寫出師表，得乎？寫關公卽寫降中對，作者明言之，讀者自無不知。若寫向寵以寫出師表，則作者暗寫之，令人。

第二十四回 孫仲謀兩路攻荊州 趙子龍一軍奪江夏



第二十四回 孫仲謀兩路攻荊州 趙子龍一軍奪江夏

意會其間，使明諸葛將略，雖非所長，而二大文章，實堪見志於千古。將略可更，而文章不可更；將略可不寫，而文章不可不寫。然則寫雲長寫向寵，亦無非仍寫諸葛，以惜以哀，以羨以慕，深情婉戀，曲意廻環，安得謂非諸葛古今第一知己。

前寫趙雲截江，乃破呂蒙之計，今寫兩路攻荆，乃復東吳之仇，雖同一呂蒙行軍，非可以犯筆論，而視作一案兩翻之也。曷覩回目此明以孫仲謀冠首書，卽得之矣。蓋吳乘好崇仇，興師犯蜀，爲一罪案；蒙設謀行詭，鴉殺雲長，爲又一罪案；君臣同罪，而實有分，故前後各翻，爰書不定，卽未足大快於人心也。蒙善以白衣渡江，是以前回特破其計，餘勇殺敵，亦僅敗其舟師而止。陸路仍令全軍以返，因爲襯筆，乃若虛攻，否則早盡殲之，安望半卒生還耶？權以順操命將，襲取荊州，背漢從賊爲志，變婚媾爲仇讎，致先主猇亭撓敗，漢終以亡，其惡甚大。今雲長已出荆襄，先主之仇何可不復，是以本回乃盡翻荊州之案，蓋至今日追論，已不止殺一弟之仇，宜並許先主復之耳。如吳取荊州，此取江夏，吳以陸遜代此，以向寵代吳，慰撫荆兵，不殺一人，使失戰心，此驅逐吳。



兵出城，令張聲勢，亦使失戰心。吳縛沿台官軍，無人知覺，此殺在路。吳軍亦無人知覺，吳以降卒，賺開城門，此亦以降甲，賺入城門；吳降傅糜二將，此殺朱桓一人，抵之。吳燒七百里連營，此失七百餘號戰船，當之所爲翻案復仇之筆，不一而足。則知前回所寫，乃先雪關公之恥，罪及一人；而此回方大復先主之仇，罪在其主，於及全吳，因必使水陸同敗，同失重地焉。以一荊州並翻猇亭之案，孰又能謂不可分作兩回寫乎！

第二十四回 孫仲謀兩路攻荊州 趙子龍一軍奪江夏



第二十四回 楊仲謀兩路攻荊州 趙子龍一軍奪江夏



第二十五回 劉玄德正位漢中王 諸葛亮督師長安道





第二十五回 劉玄德正位漢中王 諸葛亮督師長安道

反三國志

第二十五回

劉玄德正位漢中王 諸葛亮督師長安道

且說趙子龍三路大捷得了江夏，飛報南陽成都兩處。雲長喜極，手書崇獎，顧謂元直道：「子龍夫婦陷陣衝鋒，不亞孟起，又不意向籠小將，竟能血戰呂蒙，至四五日之久，俾子龍得以從容逕取江夏，還翻洪湖，士元可謂知人矣！」便解建安皇帝所賜綠錦戰袍，送交子龍，轉賞向籠。向籠感激莫名，請子龍轉謝。



玄德在成都，才接得馬超大捷襄陽的消息，又接到趙雲血戰呂蒙奪還江夏的捷音，那一喜非同小可，承制授馬超爲伏波將軍，以繼祖業，授張飛爲右將軍，趙雲爲前將軍，魏延爲盪寇將軍，李嚴爲破虜將軍，王平爲冠軍將軍，雲長領豫州牧，廖化爲定南將軍，頒布捷音，分賚犒賞，成都一帶，歡聲雷動。

那時法正由益州太守轉監大將軍府事，見前敵諸軍，累次得手，諸將名位日崇，雖用建安年號，於統率上頗形不便，擬與前敵軍官聯銜勸進，尊玄德爲漢中王，以定中興之基，分頭致書荊豫雍梁牧伯將帥，徵求同意，諸將領對於孝直夙所欽佩，此舉又係國家大事，前後復書，同心一致，由孝直主辦，由雲長領銜，奏記大



第二十五回 劉玄德正位漢中王 諸葛亮督師長安進

將軍幕府書云：

驃騎將軍領豫州牧漢壽亭侯關羽，左將軍領雍州牧軍師中郎將諸葛亮，荊州牧劉琦，揚武將軍益州太守監大將軍府事法正，右將軍都督襄樊宛葉諸軍事張飛，襄陽太守領左軍師龐統，伏波將軍都督梁州諸軍事馬超，前將軍都督江漢諸軍事趙雲，後將軍都督河渭洛潼諸軍事黃忠，江陵太守領右軍師徐庶，盜寇將軍領平陽太守都督汾晉軍事魏延，破虜將軍領高平太守李嚴，征虜將軍護河曲諸軍事姜維，冠軍將軍領上黨太守王平，領雁門太守都督定襄馬邑離石諸軍事田疇，驍騎將軍護漢沔諸軍事領夏口太守



向寵，龍嶺將軍領閬中太守嚴顏，定遠將軍領金城太守韓遂，定西將軍領天水太守馬遵，平北將軍監河西五郡軍事馬岱，定南將軍領江夏太守廖化，行軍司馬領南鄭太守楊儀，益州治中從事領華陰太守楊洪，監荊州牧府事馬良，撫戎將軍領平陸太守張嶷，鎮北將軍督江北軍事黃權，安漢將軍領建甯太守李恢，征西將軍領扶風太守張翼，奮威將軍領廣武太守馬忠，安西將軍領長安太守諸葛均，領長史鎮軍將軍許靖，輔漢將軍糜竺，太常賴恭，少府王謀，領長沙太守蔣琬，領桂陽太守馬謖，領南郡太守費禕，領巴陵太守伊籍，領鄖陽太守董允，文武將吏三百八十七人，謹奏記大

第二十五回 劉玄德正位漢中王 諸葛亮贊師長安道



將軍幕府漢祚再衰權奸竊位卯金之運忽焉中東海內皇
皇靡有定所幕府藉宗藩之系秉上哲之資顧沛徐兗之間
以從王事六寓聞風莫不響義孝獻皇帝追蹤兩觀之間追
惟祖宗付託之重前遣內臣穆順齋錫國璽副以詔書凡欲
以拯漢祚之危亡創中興之盛業所以期幕府者至深且重
幕府感宗社之阽危奮鷹揚之姿簡荆益之衆乘流東下載
旆北征欲以桓文之節制翊平襄之艱難賊臣曹操比迹莽
卓迫於篡弑推刃君親孝獻皇帝奄棄羣臣凡有血氣之倫
莫不引爲深憾者也幕府秉春秋之義闡禮經之旨爲孝獻
皇帝發喪仍遵建安年號宣昭大義誓師討賊數年以來承



幕府威靈，將士效命，得以西定雍梁，北平代趙，東收江夏，南靜蠻夷，陳師鞠旅，萃攻河洛，中原之定，不俟蓍龜，曹操屢敗，假息人間，當無多日！是幕府既有以慰孝獻皇帝在天之靈矣，當思所以饗海內人民之望也。羽等聞君子經綸渙汗，大號鬻爲尊富所移，亦不過示天下以正則耳。今諸軍將吏，多相等夷，君位久虛，徒記日月，甚非所以收拾人心，統一軍府之善策也。昔高祖肇基，始封南鄭，光武發迹，爰以蕭王，此皆人事之必然，天命之初相也。今我軍首義，即得漢中，征馬所至，已及河北，羽等擬上幕府，正位漢中王，以定天下人心，名雖限於一隅，聲將馳乎萬里。俟孫曹剿絕，宇內平定，然後復

鄙南之盛典，宅長安之故都，太牢告廟，不亦可也！願幕府審幾度，勢俯順輿情，繼二祖之宏規，成萬世之大統，則漢室幸甚！謹奏記以聞。

玄德覽書，沉吟不決，還顧法正道：「孤方以大義誅曹操，而自僭大位，何以示天下？」法正道：「孝獻皇帝詔書猶在主公理，當遵依。今但稱王，以臨將吏，原有本，何僭？」之有？前敵軍將，忘身血戰，皆有攀龍附鳳之心，非區區之建安年號所可驅使也！」主公久在軍中，寄不知此。且大位既正，從逆者皆可以啓其悔罪之誠，而生其自拔之念。正誠知主公不忍負孝獻皇帝，但孝獻皇帝之所以命主公，與主公之所以報孝獻皇帝者，固在彼不在此也！卽孝獻皇帝





尙在人間，主公僅止稱漢中王，他日恢復中原，重興漢業，本居臣列，何有嫌疑？正等之上請者，欲以收拾人心，便利軍事耳！願主公勿疑。玄德道：孝直之言洞中情勢，孤雖不欲衆意難違，即以便宜行之可也。

法正見玄德應允，出府與許靖諸人商議，以軍事方殷，國仇未復，但存儀注，無事鋪張，擇了吉日，就成都帥府供奉孝獻皇帝璽書，大將軍率文武將吏朝謁如儀，退就臣列，北面受賀。文武官吏各就本階進一級，用兵地方民人免納今年田賦，雍、梁、荆、益并五州罪囚除大逆不赦，餘罪悉免錄，以沛德音立吳懿女爲漢中王妃，立子禪爲世子，置漢中王官屬，如漢時諸王制。玄德受賀已畢，

召法正入府，令作書慰勞將吏。書略云：

漢中王備，敬問雍梁荆益，并諸州將吏。孤以帝室支裔，謬承先帝付托之重，深用祇懼，甚慮不足以慰列祖、列宗在天之靈，而無以答我孝獻皇帝討賊復仇之末命也！出師以來，諸將帥克奮厥武，符方叔一月三捷之言，以大敵於曹氏；方深念將吏征役勞苦，民人供億繁擾，中夜振衣，未知所悉。諸將吏乃欲先正名義，以立始基，謀國之忠忘其私，瘁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不有王臣，誰與守土？孤頻年顚沛，賴將吏之力，奄有四州，夙夜孜孜，不敢自己！惟懼上不足以對越先帝，下不足以酬將吏之厚望也。今成將





吏之意。晉履高位，德之不稱，甚可憂也！諸將吏宜慎思所以弭亂之方，俾兆人之福，以胙漢業於重光，豈惟孤一人之榮，高祖世祖亦與有光焉！諸將吏其恤民疾苦，宣布德意，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手書到了各地，各地將吏紛紛遣使入賀。玄德以關中并州守備粗足，頓兵潼關，終非長策。令孔明長子駙馬諸葛瞻，賚手令赴長安，請孔明相機出兵，以定大局。當令雲長互相策應。諸葛瞻奉命出了成都，過了漢中，來到長安。恰好孔明領着諸將，在長安舉行漢中王卽位慶賀典禮。諸葛瞻傳過令旨，參見父親叔父邢諸葛瞻年才十六，粉面朱唇，幼承母教，兼資文武，并擅技巧，此番奉

令來到長安，便自隨營效力。

當下孔明接過漢中王令旨，隨召集諸將道：「自我軍西收關輔，北定并州以來，頓兵潼關上黨，將近一載，徒以內力未充，外兵未集，恐有蹉跌，致隳全功。今主公既晉位親藩，漢家宗器，已有所主，子龍既南發零桂長沙之兵，仲華又西收河西四郡之卒，是以東收江夏，北取宜陽，我兵之勢，遠勝曹兵。曹兵前阻闕鄉，據崤函之固，挾新安、澠池之險，以拒我軍。我軍因初起之銳利，於速戰轉戰之卒，不利攻堅，是以但保堅城，嚴防後路，內息民力，外養兵威，一年以來，梁益之卒，皆得休息，雍并之士，訓練有方。我上黨之兵，可以南向沁陽，宜陽之卒，可以北攻洛陽。曹兵所憑之險，已失其五。



之三，卽無主公令旨，猶須進兵，况重以主公之令旨乎？我操全勝之勢，敵有坐敗之幾。衆將士須努力同心，共彰天討，敢有不恪恭乃事者，定依軍法從事，決不姑寬。衆將齊聲答應。

孔明令從事費詩，賚着手定方略，前赴平陽，見了魏延，以魏延爲左翼主將，李嚴、姜維副之；李嚴領前軍，魏延領中軍，姜維領後軍；令馬忠、廖立各領兵三千爲左右救應，都馬步全軍二萬七千人，由垣曲渡河，倚邙山自固，進攻澠池，并州防務歸王平、田疇；劉延、張嶷、張翼分任再令諸葛瞻同着馬成賚着手方略，前赴宜陽，見了馬超，以馬超爲右翼主將，馬岱、關索副之；馬岱領前軍，馬超領中軍，關索領後軍；令諸葛瞻、馬成各領三千爲左右救應，督馬步



第二十五回 劉玄德正位漢中王 諸葛亮督師長安道

全軍三萬人，由龍門進攻洛陽。以西涼新來將校馬龍守宜陽，馬驥守盧氏，移南鄭守將傅僉進屯武關，以通前軍聲勢。

兩路使者，分頭去後，孔明自領長安新兵一萬二千人，前駐潼關之西涼萬人，幷州突騎八千人，合前駐潼關川兵一萬五千人。以八千人命楊洪守潼關，以黃忠爲前部先鋒，領騎兵八千步兵一萬，馬步偏裨將校二十餘員，自長安出發。諸葛均率領文武僚屬，送出離城十里，孔明吩咐嚴守屬地，諸葛均領命自回長安。孔明到了潼關，即令黃忠出關下寨，一面使人飛報雲長，請其互相策應。

雲長在南陽接到孔明書信，又奉到漢中王令旨，即差人至前



敵，請龐士元與徐元直三人會商進兵辦法。雲長道：主公俯順輿情，進號藩服，我等自當努力進行，共襄大業。今孔明已三路出兵，我兵亦宜乘機協應，俾曹兵四面受敵，然後方能操必勝之權！二位軍師，請各出奇計，以利戎機。龐統道：今司馬懿督兵拒守，我軍自不宜冒險前攻，徒傷士卒；孟起奉令出攻洛陽，可令龐豐領兵三千代張苞守伊陽，龐豫領兵五千守舞陽，令關興率所部全軍，合張苞所部全軍，進攻登封；令黃武、崔顥領兵一萬，去攻鄆縣；統與翼德虛張聲勢，去攻葉縣。曹兵必顧此失彼，孟起既得臂助，自可一意逕行，司馬師兄弟自不足以敵孟起也。雲長大喜，即令諸將依計進行，士元自回方城。正是：

第二十五回 劉玄德正位漢中王 諸葛亮誓師長安道



第二十五回 劉玄德正位漢中王 諸葛亮督師長安道

郊廟千年會應遷都之兆隆中一對真成得志之時欲知後事如何請看下回分解

異史氏曰全書中與演義同一回目者只此劉玄德進位漢中王八字耳然從其下半目兩比觀之一爲雲長攻取襄陽郡則前評一切得失與作者大書筆意已不待再言而自見此時半壁中原指揮若定操只餘釜底游魂權亦成江中殘寇燕雲易復江漢新收將士勤勞暴骨於外建安璽綬遺命在天是真如奏記所云徒記日月非所以暨海內臣民之望而有不得不正位漢中之勢者也羣下推戴僅猶擬進於王比迹光武而止則千秋萬世疇能執筆而譏之故非備不可王王有時耳以同一回目而時之前後不同其善惡是非之判殊若天淵則同一進位漢中王只顛倒其時而翻案之文無庸他勞筆墨勸善規過卽此已足誠妙筆也

諸葛早可提師直出關中而糾回曲折再四頓兵將各方援應起伏分防設守順



逆向背，一一從八面寫來，至是以爲無可再寫，可觀。鐵馬金戈，戰鼓雷鳴之文字也。乃細吹細打，一派笙簫鼓樂笛管噓嘈之音，忽焉悅耳而作，則又山川黼黻，令人先觀朝讐；既見玄德進位爲王矣，更復鉅笳奏地，鏗鏘吹雲而起，則又牲血旌旗，再令聞歌敵愾，忙中閑筆，寫之不盡，叫人急殺，亦叫人喜殺，叫人悲殺，又叫人樂殺！此種變幻手筆，此等文章家數，甚不易爲，甚不易學。然而非虛寫也，不有正位，則大張撻伐，無以振堂堂之鼓；不有督師，則教之戰陣，無以揚正正之旛。是謂有筆人所能知，而不能寫者也。若夫假督師之行軍命將，所以識此後備配之人物，假奏記之紀官書銜，所以釐以前規復之地方，既舉出關前後，段落劃明，從將建功次第，線索理清，於是眉目爲新，頭腦皆醒，是謂有墨，則又人所能讀，而不能知者也。吾以是知此回文章，蓋爲作者總結古人前文，再行自起下文之筆墨，徒以翻案視之，抑又不爲能讀者耳。

孔明出關，兵分三路，魏延爲左翼，李嚴姜維副之，馬忠廖立爲救應，此由山西進攻之一路也。馬超爲右翼，馬岱關索副之，諸葛瞻馬成爲救應，此由河南進攻之一路

第二十五回 劉玄德正位漢中王 諸葛亮督師長安道



第二十五回 劉玄德正位漢中王 諸葛亮督師長安道

也。自領中軍出潼關，黃忠爲先鋒，諸葛均留守關中，此由秦川進攻之路也。至關公早出襄樊之兵，則以關興、張苞合攻登封；黃武、崔順合攻鄖鄄；張飛、龐統由正面進攻葉縣，亦三路也。雲長駐守南陽，子龍向寵備敵東吳，劉琦、馬良會守荊州，兩方合圍，兵分六路，匹於六出，大舉攻曹。讀者須將形勢記清。

第二十六回 老黃忠奮威敗徐晃 勇姜維設計賺曹真





第二十六回 老黃忠奮威敗徐晃 勇姜維設計賺曹真

反三國志

第二十六回

老黃忠奮威敗徐晃 勇姜維設計賺曹真

却說孔明分兵三路，令魏延攻灘池，馬超攻洛陽，自己督黃忠出潼關來攻閻鄉。南陽方面，關雲長爲協助孔明起見，併張苞、關興之兵，進攻登封，令黃忠、崔顥去攻鄆鄖，張飛督兵進攻葉縣，六路人馬，聲勢浩大，同時出發。消息到了許昌，曹操知道玄德進位漢中王，必有一番舉動，令曹真領兵二萬，堅守灘池；其餘各地，添

兵戍守，前敵將士盡歸司馬懿節制。司馬懿飛檄各軍加緊防守，非奉將令，不許出戰。

那時節却是徐晃守闕鄉，鍾會鄧艾兩將領兵萬人，據崤函要地，南防馬超，北應徐晃。當下徐晃聽見孔明大兵出了潼關，來攻闕鄉，急召副將郭淮毛玠涼茂國淵商議。徐晃道：衆位將軍諸葛亮得了長安，經年不出，北收趙岱，西取宜陽，以成包舉河洛之勢；今彼內地形勢穩固，三方合圍之勢已成，故而自己督兵前來，攻我闕鄉；其兵決非一路，不令馬超越崤山以夾擊我軍，即決令魏延渡澠池以襲我後！似此看來，闕鄉已成孤注，司馬都督但嚴令不許出戰，不知漢兵銳進，我如不出，彼若以一軍牽制我守城之。



兵一軍越闕鄉而塞函谷，彼兵勢大得尺則尺，若於弘農河築壘，以阻函谷之援兵，是闕鄉陷於絕地矣！衆位將軍有何良策？

毛玠道：將軍之論洞悉敵情，從前諸葛亮之兵所以不出潼關一步者，因潼關以外無立足之地也。孤軍涉險，彼所不爲；今河外已爲彼得，沿河數百里，防不勝防。馬超又襲據宜陽，盧氏以拊崤山之背，闕鄉孤立二敵之中，彼軍今由潼關出攻我軍，我軍已三面受敵，若令彼兵得於弘農河築壘，是闕鄉已處於四絕之地，糧盡援絕，不敗何待？爲今之計，一面派人赴葉縣，將詳細情形稟知都督，速派重兵來援；一面令人知會曹子丹，嚴防河西川軍偷渡；一面令鍾鄧二將軍據險以拒馬超，不令其越崤山，以寬我南面。



之防。然後可嚴守城池，不與彼戰。彼若越城築壘，將軍自領精銳，中斷其軍，而橫擊之。彼進無所據，非退不行。是我又可以寬東面之防；兩面應敵，待援而戰，庶幾可保此城。不然，閬鄉一失，新安必危。彼出函谷以盪三川，虎兕出柙，其誰能制？徐晃道：將軍之計甚是，立刻分頭差人去訖，自己督兵守禦。

黃忠領兵到了城下，且不攻打，四週巡視一番，回到大營，見了孔明，言魏兵守禦非凡堅固，若加攻擊，必受損傷，求元帥設一萬全之策。孔明道：老將軍之言甚有見識，但此次出兵，非與曹兵血戰數場，必無倖勝之理。我料鍾鄧嚴防孟起偷越崤山，決不敢輕棄防地，前來攻擊我軍。闕鄉前有弘農河，我若遣兵築壘其間，以

第二十六回 老黃忠奮威敗徐晃 勇姜維設計賺曹真



截。函。谷。援。軍。則。闕。鄉。成。釜。中。之。魚。矣。徐。晃。老。於。兵。事。必。出。兵。以。撓。我。築。壘。之。師。非。老。將。軍。不。足。以。敵。之。那。位。將。軍。願。去。弘。農。河。築。壘。鄭。綽。應。聲。願。往。

孔明對鄭綽道：「鄭將軍可同西涼二將領兵萬人，前往弘農河，憑河築壘，城中出兵，自有黃老將軍抵禦，壘成之後，可急派人渡河，請伯恭領兵五千，渡河助攻，闕鄉北面，鄭將軍專防，新安援兵，西涼二將專防城中之兵，闕鄉三面被圍，徐晃雖勇，亦徒然矣！」鄭綽領兵同二將越城而去。孔明令黃忠領兵五千，專迎擊闕鄉出城之兵，令馮習張南各領弓弩手三千，埋伏崎山，專迎來援徐晃之兵。孔明自督大軍，俟黃忠敗了徐晃之後，四面合圍闕鄉。



那閬鄉城中的徐晃，見孔明真不出其所料，派兵來弘農河築壘，吩咐部將緊守城池，自領精兵，五千出城迎擊。轉過城頭，只見一員大將，迎頭攔住，不是別人，正是那老將黃忠。徐晃當初失守潼關，深恨黃忠入骨，奮勇上前，兩個戰上了五六十合。黃忠見不能取勝，心生一計，虛晃一刀，回馬便走。徐晃縱馬趕來，城上毛玠見黃忠刀法未亂，必係詐敗無疑，即令郭淮出城接應，自己在城上鳴金收軍。徐晃猛省，方欲回馬，黃忠早將刀放在鞍上，左手拈弓，右手搭箭，望徐晃咽喉一箭射來。徐晃將頭一偏，正中在左肩上，身子一晃，幾乎跌下馬來。黃忠揮刀縱馬追來，徐晃回城便走，城上亂箭紛紛射來。黃忠勒住馬頭，揮兵將城遠遠圍定。

第二十六回 老黃忠奮威敗徐晃 勇姜維設計賺曹真

鄭綽引兵到了弘農河，加工興築，一面使人告知張翼。張翼前因闕鄉駐有重兵，不敢渡河，如今知道闕鄉被圍，馬上奉令提兵渡河，會見鄭綽。

黃忠將闕鄉團團圍住，孔明同着黃忠巡視圍城一週，回到大營，喚黃忠道：老將軍徐晃受傷，城中軍心必甚危懼，彼防我軍黑夜攻城，我軍宜將計就計，到了三更四更，城鼓角齊鳴，擾彼終夜，白日更不作聲，彼必嚴於防守而不防日，三日之後，彼兵已困，我以日旰乘勢攻之，當得闕鄉矣！黃忠道：元帥明見，末將當與諸將陷陣先登也！

那徐晃受傷，敗進城中，折了一千餘人，正在休息，到了三更時





分，忽聽得城外四面鼓角齊鳴，驚天動地。徐晃裹創上城，督率兵士，將滾木擂石，往下拋擊，擾攘終夜。城中惶惑，一連三夜，魏兵鬧得司空見慣，不足爲奇。到了天明，雙方休息，忽然漢兵營中，輜車上面，一面紅旗，向空招展。城下漢兵，頃刻紛集，土囊沙袋，堆積成山，雲梯衝車，盡行趕至。黃忠、張翼所選的死士，便蟻附登城。城上曹兵猝不及防，憑城死拒，短兵肉薄。徐晃聞警，吩咐衆將迎敵。各城漢兵，自己來敵。黃忠兩個在城垛口，短兵相接。

張翼從北城殺上，正迎着國淵。國淵負痛便走，張翼趕上前去，再復一刀，一刀砍折了涼茂右臂。涼茂負痛便走，張翼趕上前去，再復一刀，結果性命。國淵回頭溜下城去，張翼奮勇追趕，全軍畢登，砍開城



第二十六回 老黃忠奮威敗徐晃 勇姜維設計賺曹真

門，放進城外漢兵。張翼自己提刀，前來接應黃忠。黃忠正與徐晃憑城血戰，雙方死傷，不計其數。正在難解難分，張翼督率軍士，在徐晃後軍喊殺進來。徐晃部軍，因主將不肯退後，故而死戰，後軍一亂，却再也阻擋不住，紛紛四散。徐晃見不是頭，棄了黃忠，遶城便走。黃忠那裏肯舍，隨後追趕。

那郭淮毛玠，雙戰鄭綽，一見城內火起，心中慌亂，拋下鄭綽，下城就走，正迎着國淵徐晃，帶領殘軍，四人殺開一條血路，因弘農河漢兵，盡數攻城，他們才得亂流而渡過了弘農河，餘兵不過三千人，溺死河中者，又將近千人，退守函谷，飛報都督求援。

那駐守崤山的鍾會鄧艾，聽見閼鄉被圍，兩個商議，鍾會據險



以阻馬超，鄧艾分兵來救徐晃。剛出了山口，馮習、張南兩路伏兵，萬弩齊發，鄧艾只得揮兵退回，一連兩次出不得來。鄧艾心生一計，令軍士五百餘人，乘夜從山側蛇行出山，到了深林，即將旗幟豎起，以疑漢兵。那馮習、張南猛見深林中忽現曹兵旗幟，喫了一驚。鄧艾却領兵從山中奮勇殺出，馮習、張南抵敵不住，往後便退。鄧艾乘勢追趕，遠見閼鄉城上盡是漢兵旗號，知道不妙，揮兵回走。却見後面鄭綽、張翼兩路兵追來，前頭馮習、張南領兵阻住。鄧艾激厲將士道：「我兵後路已斷，若不能與鍾將軍合兵，我輩皆死無葬身之地矣！」衆將士齊聲道：「願與將軍同死！」鄧艾縱馬上前，揮兵直入馮習、張南雙戰，不住，鄧艾踏破重圍，衆軍乘勢呐喊，



第二十六回 老黃忠奮威敗徐晃 勇姜維設計賺曹真

進了山口，阻住漢兵。漢兵反到，折傷了好些人馬。鄧艾一面據住山口，一面速報鍾會。鍾會聞知，關鄉已失，歸路已斷，兩個虛設旌旗，却領着部兵，沿崤山山麓，一步一步退入洛陽去了。

孔明得了關鄉，計點士卒，折傷了三千餘人，記了張翼首功。馮習、張南向前請罪，孔明道：「窮寇勿追，歸師勿遏。」鄧艾魏之良將，二將故非其敵也，卽免其罪。令鄭綽督兵搜捕崤山餘卒，不見一人，僅有旗幟，回報孔明。孔明道：「關鄉一失，彼歸路已斷，必棄防而走矣！」令馮習領兵三千，代張翼防河曲，令張翼隨軍東進，令張南守關鄉，黃忠督諸軍向函谷進發不提。

且說魏延在平陽奉了孔明將令，渡黃河去攻澠池，當下同李



嚴諸將商議道：曹兵防河，異常嚴密，延與諸君，奉命渡河，諸君有何良策？姜維道：末將有一計在此。曹兵防我渡河，已非一日可令平。陸防軍虛作渡河之勢，以惑曹兵耳。日末將與衆位將軍分領五軍，於黑夜同時渡河。令曹兵顧此失彼，防不勝防。將軍以爲如何？魏延、李嚴、齊聲道好。立時依計行事。曹真果立時派兵防守平陸對岸，冷不防魏延、姜維諸人乘夜渡河。曹兵一時憑河敵住，魏延、姜維、那李嚴、馬忠、廖立，早已紛紛近岸。

那李嚴首先上岸，見兵士才上得四五百人，岸上曹兵大至，忙回顧衆軍道：奮勇上前，後顧者斬！自己當先擋住曹兵，後面軍士陸續登岸。馬忠、廖立，也上來了。三路人馬，不顧生死，殺入曹營。曹



第二十六回 老黃忠奮威敗徐晃 勇姜維設計賺曹真

兵紛紛退後。魏延、姜維乘勢上岸，五將並馬當先，漢兵無不以一當十。曹兵大敗，退還澠池城守。魏延依着孔明將令，靠着邙山，前臨澠水，安下五個營寨，自當前敵。姜維守第二寨，李嚴守第三寨，馬忠守第四寨，廖立守第五寨。令張嶷接濟糧草於垣曲，搭起浮橋一座，令馬忠專一防守浮橋，以濟軍食。

那城裏曹真收集敗兵，登城守禦，火速遣人至許昌告急。曹操在許昌剛接到徐晃失守閨鄉消息，又來了曹真報告魏延兵繁邯山的警報，不由得手忙腳亂，飛檄司馬懿派許褚領兵一萬去守澠池，移合肥大將張遼統兵迎敵張飛，移司馬懿督兵迎敵諸葛亮，令白馬王曹彪替曹彰守晉城，移曹彰領鐵騎八千駐紮滎



陽，策應各路三路使者，分頭去訖。

合肥張遼接到聖旨，便將防地交與李典；知道東吳新好，無須重兵，就合肥地面抽調防軍一萬，回到許昌，見過曹操，來駐葉縣。司馬懿交代過了，自領青州兵三萬前赴洛陽，派許褚赴澠池，司馬昭去靈寶，兩處協防。駐晉城的曹彰領得父王手詔，將防地交妥兄弟，自領鐵騎八千，晝夜兼程，到了滎陽，將人馬扎住，自來許昌見過父王。操撥兗州兵兩萬，歸曹彰管領，駐紮滎陽，接應諸將，以厚兵力，魏兵聲勢爲之一振。正是：

刻。運。初。開。再。演。昆。陽。之。戰。善。兵。不。用。終。成。垓。下。之。亡。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老黃忠奮威敗徐晃 勇姜維設計賺曹真

異史氏曰：諸葛三面合圍，復越弘農河築壘，以塞函谷，使失所倚之險；是已四面合圍，閩鄉真成絕地，雖有徐晃，亦屬何用，奈何而不失守乎？幸而弘農河兵，亦往攻城，使得亂流以渡，而獲退守函谷，不其殆矣！或謂文可隨心自造，則城頭一戰，何不盡殲四將，一舉死之，俾操多喪一人，卽少一助，中原庶幾早定，而僅死一涼茂，何也不知徐晃，魏之名將，觀於演義裏，樊之役，華夏震驚，而晃獨能力拒危城，到底不懈，則與張遼，原堪匹敵，非如典韋許褚，一勇之夫，可一反手間而死者。今出師迎刃，破之如竹，已嫌其迅重，有郭淮輩爲副，益以困獸之鬥，是真不易盡殲者也。若然，必貽笑於方家，論三國人材，雖五尺童子，能指此疵；至論軍事學理，又皆不得遽死於此。蓋雖四面合圍，而必寬其一面，以走死敵，重在得地，何得急之？則本無死道，所謂爭城之戰，是也，安可死歟！雖記張翼首功，此係諸葛行賞之道，非諸葛兵法之志也。

大兵出關，首寫諸葛一路，卽轉筆以寫魏延，重左翼也。而寫魏延，卽以寫姜維，所以明繼亮伐魏者，惟維，九伐之功不可沒耳。諸葛未與司馬交鋒以前，旣破三城，走夏



侯懋所與敵者爲曹真，而破真實多得維之助，故今仍於破懋後，寫維能繼亮，亦卽以寫敵姜維者爲曹真；而維曾欲賺真未成，則特寫計賺曹真以申其志，此蓋等於孔明二出祁山之筆，卽因以翻二出祁山之案書也。曹真敗而司馬之兵始移，敵諸葛足見層次分明，固猶暗承演義之脈，而欲諸葛伐魏未完之壯志無地不伸耳。於是大軍二路皆捷矣。

第二十六回 老黃忠奮威敗徐晃 勇姜維設計賺曹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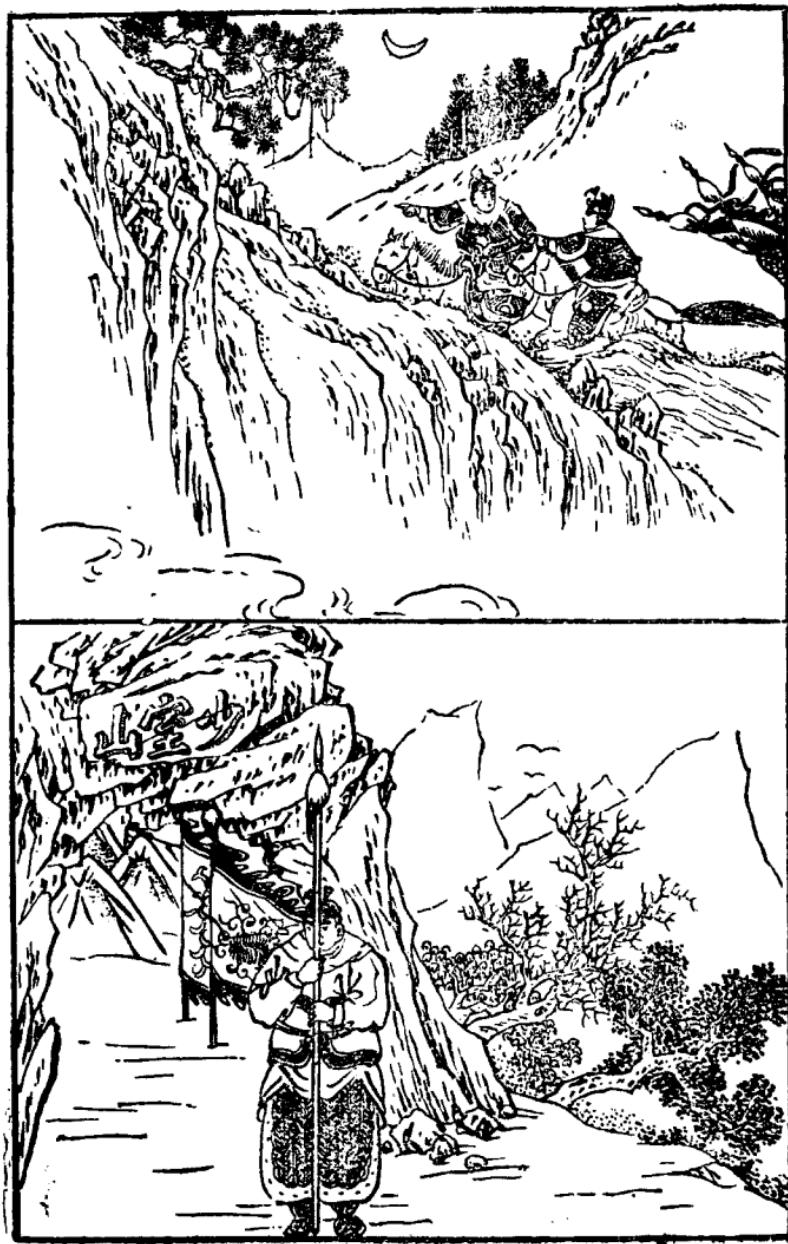
第二十六回

老黃忠奮威敗徐晃

勇姜維設計賺曹真



第二十七回 諸葛瞻越險奪龍門 司馬昭藏兵匿少室





第二十七回 諸葛瞻越險奪龍門 司馬昭藏兵匿少室

反三國志

第二十七回

諸葛瞻越險奪龍門 司馬昭藏兵匿少室

且說馬超在宜陽接到諸葛孔明將令，吩咐大開中門，迎接諸葛瞻。關索馬成三將，一來因諸葛瞻是孔明的長子，漢中王的女婿；二來因關索是雲長君侯的次子，兩個此番奉令撥歸馬超的調遣，都因雲長孔明重視馬超，知道馬超兵強將勇，故差兩人來此見識。關索諸葛瞻，早已知道馬孟起的威名，兩位老人家



的用意，進得內堂，都以子姪禮向前拜見馬超。

從來年輕的人，見人家拿着他用長輩看待自己，非凡高興，這是先天遺傳下來的缺德，什麼英雄豪傑都不能免的。馬超見二人拜倒，連忙扶起，然後馬成上前參見。馬超先問了元帥的安，再問關索，雲長君侯近有來信否？二將敬謹答應，又見過馬岱，馬超吩咐擺酒，替三人洗塵，三人稱謝。飲酒中間，馬超便把龍門少室如何險峻，此處山地不利騎兵，司馬師守住洛陽，前經分兵，把守各要隘，近因司馬懿自來洛陽督師，令崤山逃回之鍾會、鄧艾領兵二萬，沿洛水節節設防，洛陽曹兵將近十萬，元帥明見萬里，知道正面不易進攻，故而要我從龍門少室背面進攻，自是洞悉敵

情，然龍門險峻，此路正不易出。



諸葛瞻起身道：主帥言龍門山險峻萬分，小姪願領部兵前去打探，如可以進兵，小姪就進，如不可進兵，小姪火速收軍回來。馬超道：賢姪少年勇敢，我所深喜，但是曹兵勢大，前敵將士均是精兵，山險交鋒，兩均不利。彼既嚴守，必不疎防。賢姪如欲出兵，可領兵出洛陽正面，既易聲援，於戰事較有把握。諸葛瞻道：元帥令主帥兵出龍門，自不能以小姪一人之故，改易方略，小姪決去，請主帥命令。馬超道：既賢姪決意前去，可小心謹慎，步步爲營。我自派兵前來接應。諸葛瞻應允，馬超撥了防守龍門附近守軍三千，又嚮導二名，交諸葛瞻帶領前去。諸葛瞻領命，隨卽出城。



馬超喚馬岱道：諸葛駙馬年少氣盛，新入軍中，不知艱苦。龍門險要，不利行兵。若有疎虞，不徒對不起元帥，並且損我軍威！賢弟與關小將軍各領步兵三千，前去接應，隨處留心，不得大意。我自領兵前來接應你二人。馬岱關索領兵自去。馬超隨令馬龍領兵八千守住宜陽，馬成領兵三千，倚着宜陽城，沿着洛水下寨，與宜陽犄角，防曹兵渡河攻城。馬超自領馬步六千人，向潁陽鎮進發，接應馬岱關索。

那諸葛瞻領三千兵士，兩個嚮導到了潁陽鎮，將兵札住，問起本鎮鄉民，知道守龍門山的是曹兵大將王凌文欽，山前山後要害地方，都有曹兵把守。諸葛瞻聽了，記在心中，回得營來，喚過嚮導。



第二十七回 諸葛瞻越險奪龍門 司馬昭藏兵匿少室

導，問道：由鎮上到龍門山，約有多少路程？嚮導答道：不過十餘里。諸葛瞻道：由後山通過前山，約有幾條道路？嚮導答道：龍門幽邃，山路四出，從小沙河沿溪而上，繞過龍門寺，出前山，便是大道；小道都是斜坡深澗，小人們雖然走過一二二次，都記不清了。諸葛瞻正自沉吟，猛然間想起一計，吩咐部兵暫行駐紮，自己提鎗上馬，帶了一二十名馬隊，前往龍門巡哨。來到山前，只見山勢蜿蜒，奇峰四起，道路錯雜，溪水潺湲。諸葛瞻駐馬觀看，早有伏路小軍，飛報入山。

那後山共有三四千魏兵，都是王凌所屬，當時聽見有漢兵前來窺探，即令牙將王雲領兵三百人下山來，務將敵人擒獲，不許



放走一個王雲拍馬下山，諸葛瞻揮軍便走。王雲欺負諸葛瞻人少，那裏肯舍，緊緊追趕。諸葛瞻暗取弓箭在手，覲個破綻，一箭將王雲射個正着，頭重腳輕，翻下馬來。諸葛瞻縱馬上前，喝令衆軍綁上。後面軍隊趕來，諸葛瞻揮動手中槍，連刺十餘人，後面的便不敢上前。諸葛瞻教將被傷曹兵，盡數綁回，自己騎馬在後，慢慢壓着，解回大營。

諸葛瞻到了營中，吩咐將王雲綑綁鬆了，取出金鎗藥，親自將他敷上，又令取酒與他壓驚。王雲一個武夫，只憑意氣用事，便道：小將軍拿住末將，不殺也罷，爲何這樣款待？諸葛瞻道：我見將軍是個英雄，不忍傷害，故而如此。自來心粗的人，只要人家恭



維他是英雄好漢，就叫他拿心肝五臟給人家下酒。他也願意當下王雲被諸葛瞻這一恭維，可就忘其所以了。諸葛瞻叫將擒來曹兵，盡數釋放，賜與酒食。

諸葛瞻對王雲道：我看將軍相貌堂堂，何必從賊？不如投降我軍，將來不失封侯之位。左右偏將告訴王雲道：小將軍乃是漢中王的駙馬，諸葛元帥的令郎。王雲下拜道：末將情願棄暗投明，望求公子收納。諸葛瞻扶起道：將軍如肯歸降，漢室之幸也，但我奉馬將軍將令，來取龍門山，不知將軍有何妙策？王雲道：山後兩條小路，一條是末將把守，末將情願引導前行，以作進身之功。諸葛瞻道：山後兵士多少？山前又是何人把守？王雲道：山後約有三千



餘人，山前係文欽把守，約有五千餘人；文欽次子文鷺，甚有膂力，若得了後山，設法拿住文鷺，則文欽自伏矣！

諸葛瞻聽了，心中歡喜，自己寫下書信，叫人專送大營，請俟山內火起，派兵接應。到了夜分，叫王雲帶了原兵，當先引路，自己領兵隨後到了出口，守山魏兵見是王雲，放了上來。王雲上了山口，諸葛瞻人馬陸續上來，守兵莫知所以。漢兵乘勢把住山口，王雲諸葛瞻乘着星光，從山後小路，一步一步，挨上山去，到了大寨，天快亮了。諸葛瞻吩咐軍士，就營旁放起火來，自己挺槍奮勇當先，殺入魏營。王凌從睡夢中驚醒，從寨後匍匐溜出，越過前山，登時寨中火光燭天，漢兵無不以一當百。



外面馬岱關索兩支人馬，因接着諸葛瞻書信，惟恐有失，火速催軍前來山下。山口漢兵，把旗一招，二將督兵直上，只聽見前面殺聲大起。原來王凌逃到前山，文欽同著文鷺趕卽來救，迎頭碰見王雲、諸葛瞻追趕王凌，文欽便接住諸葛瞻，文鷺接住王雲，戰不到十合，文鷺一槍將王雲挑下山澗中去了。父子雙戰諸葛瞻，正在危急，馬岱大叫道：「小將軍休慌，某家來了！」揮刀上前，接住文鷺，關索催動後軍，乘勢追殺魏兵，見馬岱戰文鷺不下，迎上前去，雙戰文鷺。諸葛瞻一槍，將文欽左臂刺傷，文欽向後便走，諸葛瞻便來助攻文鷺。

那文鷺雖然猛勇，見父親受傷，槍法慌亂，虛掩一鎗，望前山敗



走馬岱指揮兵將，向前追趕，乘勢占住了前山大營。不料山下鼓角齊鳴，曹兵來了一枝救兵。原來司馬懿聞聽馬超來攻龍門，惟恐守兵單弱，急調司馬昭前來待到來時，已經失守。司馬昭將敗兵讓過，就在山下安營。王凌、文欽來營請罪。司馬昭怒道：「龍門天險，屏蔽洛陽，二將身領重兵，竟將要地喪失，尙何面目歸見魏王？」吩咐武士將他二人綁了，解赴洛陽，聽都督辦理，以申軍法。二人俯首無辭，繩索綁卽時押赴洛陽。

當下有人報知文鷺，那文鷺性如烈火，大怒道：「王凌失了後山，我父救援，身受重傷，今不分皂白，一律治罪，似此昏亂，不如他適一聲號令，全營盡變，追上前頭，打開囚車，救出二人，竟上龍門投。



第二十七回 諸葛瞻越險奪龍門 司馬昭藏兵匿少室

降漢軍。司馬昭大怒，領兵前來追趕。文鷲力戰斷後，追兵紛紛落馬。山上馬岱諸人看得清清楚楚，叫降兵紮住半山，馬岱領兵下山接應文鷲。司馬昭見有接應，疾忙收兵回營。文欽父子同王凌見過馬岱，關索、諸葛瞻、馬岱吩咐三人好好將息，一面使人飛報孟起。

不半日間，馬超派人送來手令，叫諸葛駙馬，帶領王凌、文欽回到大營，文鷲留在龍門統領新軍。諸葛瞻得令，同了王文二人，回到潁陽鎮，自己先進去見了主帥。馬超攜手笑道：「賢姪初次出兵，便立奇功，真是將門有種！」諸葛瞻謙遜了一回，馬超叫他領王文二人進來。二將進營，上前參拜。馬超還禮道：「二位將軍棄暗投明，



可敬可賀！卽煩文將軍作書與令郎，統率所部，隨同進兵，我自派人送文將軍赴宜陽城裏養傷，候傷痕全愈，再赴前敵。王將軍卽在大營可也。二將謝過。

文欽修了書信，告知兒子，言馬將軍相待甚好，自己赴宜陽養傷，可領新軍隨同前敵諸軍並進，勉圖報稱云云。馬超差人將書信送付前敵，一面派人送文欽至宜陽城養傷。文鷺得了父親手書，自同馬岱諸人計畫進兵，馬超却把諸葛瞻留在大營，不令他身當前敵，恐怕他稍有損傷，對漢中王與元帥不起。

且說司馬昭收兵回營，一面使人飛報洛陽，言王凌、文欽造反，失守龍門山；一面與衆將士商議道：我軍虛實，王文二人甚為知。

曉彼軍現據高地，若出不意下山圍攻，萬分危險。不如將軍隊連夜撤入少室山中，盡行藏匿。彼兵出據平地，我洛陽之軍可以撓其前，少室之軍可以擾其後。彼得龍門，等於不得耳！衆將齊聲贊成，乘着黑夜，盡行撤退，藏匿少室山去了。

比及天明，龍門山上馬岱、關索、文鷺看見山下曹營盡空，不見一人，反吃了一驚。差了幾十名精細小卒，下山打探，走了十餘里，不見曹兵踪影，三人大疑起來，即忙差人告知馬超。馬超同着諸葛瞻、王凌三人，悉起大兵，來到前山，憑山一望，四顧茫茫，馬超道：久聞司馬昭兄弟能兵勝似其父，今奉命來救龍門，未曾見陣，棄了防地，逃匿何方，必有陰謀，不宜輕動。諸葛瞻道：我依山爲營，三





營相。瓦。山。上。爲。二。營。營。更。相。倚。進。可。以。攻。洛。陽。退。可。以。保。龍。門。雖。
有。陰。謀。其。如。我。何。馬。超。道。賢。姪。之。言。甚。爲。有。理。卽。令。馬。岱。文。騫。關。
索。三。人。下。山。倚。山。爲。營。馬。超。自。與。諸。葛。瞻。在。山。上。安。了。兩。個。營。寨。
各。營。多。派。哨。兵。四。處。探。訪。小。心。隄。防。司。馬。昭。前。來。劫。營。

那。洛。陽。城。裡。司。馬。懿。聞。聽。龍。門。失。守。王。凌。文。欽。父。子。投。降。司。馬。
昭。藏。兵。少。室。急。令。司。馬。師。領。兵。二。萬。鍾。會。爲。副。會。同。司。馬。昭。攻。屯。
龍。門。山。漢。兵。以。免。洛。陽。後。顧。之。憂。令。鄧。艾。全。軍。渡。洛。進。襲。宜。陽。以。
擊。馬。超。後。路。

且。說。司。馬。昭。暗。地。差。人。知。會。哥。哥。司。馬。師。約。期。會。攻。龍。門。山。下。
漢。軍。營。寨。兩。軍。約。下。暗。號。到。了。日。期。司。馬。師。鍾。會。兩。路。出。兵。進。攻。



第二十七回 諸葛瞻越險奪龍門 司馬昭藏兵匿少室

漢營；到了營門，一聲喊起，司馬師砍開馬岱營門，鍾會砍開文鷺的營門，四個人殺在一堆，喊聲大起，雙方兵士，皆殊死戰。關索正待提兵來救，忽然營側炬火齊明，司馬昭領兵從少室殺出，直取關索。司馬昭兵多將勇，將關索的營竟自踏破，把關索圍在當中，關索死戰，不得脫身。

正危急間，忽見山上鼓聲大起，火把齊明，馬超自領兵來救關索，諸葛瞻、王凌領兵來救馬岱、文鷺。關索被曹兵團團圍住，危急之間，馬超一馬沖到陣前，手起槍落，一連挑了曹營幾名將官司。馬昭見馬超驍勇難敵，恐多傷自己兵將，急忙鳴金收兵。司馬師鍾會因見山上救兵來到，難以成功，各自收軍。司馬師、鍾會仍回



洛陽，司馬昭仍收兵入少室山去了，馬超因黑夜之間，不敢窮追。到了次日，計點軍士，關索部兵，三停去了一停；馬岱、文騫部下，各有損傷，司馬昭兄弟算是大獲全勝。馬超吩咐諸將嚴加防守，忽後軍飛報鄧艾渡洛，來襲宜陽，馬成憑城死戰，勢甚危急。馬超聞報，火速自領三千人馬，回救宜陽，令諸葛瞻總領前敵軍事。剛到宜陽城，只見隔岸曹兵，搭着浮橋，紛紛渡河。馬超估量城池一時尚不至於攻破，帶領軍士，一馬當先，直搶浮橋。曹兵抵擋不住，馬超到了橋邊，拔出寶劍，將纜橋繩索砍斷，那木板便片片隨水流，曹兵在橋上的也就隨波上下。馬超回轉馬來，來尋攻城曹兵，只見馬成率領兵士，敵住鄧艾死戰。鄧艾吩咐軍士環城放火。



第二十七回 諸葛瞻越險奪龍門 司馬昭藏兵匿少室

城中大震。馬超一馬殺入曹兵隊裡，西涼軍士見了馬超回來，歡聲雷動，城上馬龍，教文欽守城，自己帶兵開城助戰。

鄧艾見內外交攻，火速收軍，馬超督兵追趕。鄧艾見浮橋已斷，揮兵沿洛河上流而走，尋着原先偷渡的所在，策馬亂流而渡，曹兵大半亮水逃生。馬超收兵回城，便吩咐馬岱棄了龍門山下三個營寨，專守山上，以免爲敵所乘，分我軍勢；教諸葛瞻回宜陽聽候調度，決計渡洛，向洛陽正面進攻，遣人飛報孔明，靜候將令。那洛陽城裡司馬懿接了兩個兒子捷報，正自懽喜，忽見鄧艾狼狽回來，問起原由，折了好些人馬，懿仍令其同鍾會防守洛河。正是：一水勝於千軍，竟限西涼馬足；諸峯高於少室，已亡東蔽龍。

門。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異史氏曰：本書翻案，有甚奇而爲人所不及覺者，此回之類是也。既以二出祁山相擬，求於能繼諸葛而起者，有一姜維，以寫二路，則三路之兵，如何著筆？不圖又以三詔成都爲影，更求善繼諸葛之志者，復得一諸葛瞻，以寫三方。讀演義，姜維未出而走仲達，諸葛瞻旣出而敗鄧艾，皆先陳孔明遺像，奪敵之胆；是維瞻等昔日進退戰陣，本來胥奉聲威，已無異諸葛親行。今維與瞻兩路陳兵，仍以繼志之人，共成大捷，又處處若一諸葛小影，自平遺恨。作者之志，蓋猶是以維與瞻而代遺像，獨不喜故著遺像一類，見神見鬼之筆耳？諸葛瞻之奉三詔以出戰死，綿竹可泣可歌，誠不愧武侯有子！然瞻之涕泣領兵而出戰者，則以鄧艾冒越陰平，天險深入油江也。艾之踴躍行間而伐蜀者，則又司馬昭所命而自欲與會爭功也。溯流尋源，推功抉罪，其惡在昭而不盡艾，如瞻全孝，終必全忠，所謂戰亦死，不戰亦死者也。故瞻之案不可不翻，亦正不必盡翻。



第二十七回 諸葛瞻越險奪龍門 司馬昭藏兵匿少室

林以駒馬爲帥而敗，瞻以駒馬爲將而勝。鄧艾率子赴戰，涉蜀陰平之險。諸葛瞻奉命馳援越魏龍門之險。綿竹進兵，師篡鄧忠二人，同時中傷。傷在晉將之子，龍門進戰王雲。文欽亦二人，前後受傷。傷在魏將之父，鄧艾助鍾會不和，志在爭功。瞻助馬超甚，踰志並不在爭功。鄧艾入蜀，越險在蜀將亡。諸葛瞻入魏，越險在蜀將興。此皆翻案甚奇，而人不甚能覺者也。若鍾鄧分防異地，先令其失崤函之險，而歸罪首惡，乃以司馬昭來援翻之，使不成救；又令文欽父子王凌並叛，以影射鄧艾父子與鍾會之交叛，則昭已人人不臣，共棄於路，其惡著矣。敗之而藏兵少室，以反襯陰平快志之成功，則又暗翻有險，亦若無險。得險不足恃險，所謂不翻而翻，翻而不翻者也。他若文欽父子叛而歸蜀，是又明翻。毋丘儉揚州共討司馬兄弟一案，以單騎之能退雄兵也！雖如文鴻不智，卒從於賊，而亦甚惜其英雄，不忍見擇木之悲。因令父子終臣於漢，則本書之爲三國英雄吐氣，可以見矣。斯焉不止，重一諸葛瞻也。

諸葛一出，三路克捷，奪險龍門，瞻功又於三路中稱第一，而超爲主將，寫瞻卽所



以歸功於超，是無異寫一超也。惟以欲翻舊案，恨失陰平之故，不得不寫諸葛瞻，以褒死孝死忠之志，而抒摩天石碣二火初興之悲。否則有主將在，而又特出奇筆，構一思遠，逞強逞能，驕矜冒險，是置超於何地也！翻案既畢，卽隨手收拾，將瞻留在大營，而下回又寫諸葛極力堅囑之一信，可見作者寫瞻，實非無謂。突兀之筆，而吾翻案之說益信矣。如王雲亦爲翻案奪險而設，險失卽隨手死之，同爲收拾乾淨之筆。若關索無非陪客，則司馬師來劫其營，不妨踏破之，皆屬掩過讀者耳。目兼避冷落他人之妙墨耳。

第二十七回 諸葛瞻越險奪龍門 司馬昭藏兵匿少室



第二十七回 諸葛瞻越險奪龍門 司馬昭藏兵匿少室



第二十八回 張文遠反攻圍方城
龐士元智救裴鄉寧





第二十八回 張文遠反攻圍方城 龐士元智救襲郊鄆

反三國志

第二十八回

張文遠反攻圍方城 龐士元智救襲郊鄆

却說孔明接到馬超手書，隨復書道：

小兒初出，不宜過加重任。今既得龍門，據險拒守，可移馬成、帮助關索，謹守龍門，以寬宜陽東面之防，作遙躡洛陽後面之勢；移仲華、文鷺兩軍，沿洛駐紮，伺隙而動，不必再謀少室，專事攻堅，防多力分，反令敵乘虛襲我。卽日冬乾水涸，洛水



將冰正面進攻，較爲容易。然守洛之將鄧艾、鍾會皆曹兵之良司馬懿自領重兵兼籌並顧，雖加攻伐，一時未易取勝。崤山之險已爲我得，將軍可以一將守宜城，令三將率騎兵爲游兵，專一截擊曹兵由洛陽運送至新安。澠池之軍實糧械，前敵缺糧，自然內潰。我中路之兵可以乘機直取函谷而出。澠池左翼之兵可以越邙山而會新安，三方嚮應，洛陽自成孤注。司馬懿雖欲死守而不可得矣！但勁敵當前，宜先顧根本，我無瑕以資敵，然後可以伺敵之隙。仲華深穩，可當一面。文鷺驍勇，撫之以恩，則良助也！軍情萬變，不可遙度，將軍久歷行間，當隨時加意，毋爲敵所瞰。毋以小勝深入，臨機應付。

第二十八回

張文遠反攻圍方城 龐士元智救襲郊鄆



決。不。遙。制。又。聞。葉。縣。主。將。近。易。張。遼。曹。軍。老。將。張。爲。第。一。持。
重。敢。戰。文。武。足。備。翼。德。士。元。以。嚮。應。我。軍。之。故。併。關。興。張。苞。
之。兵。以。攻。郊。鄆。簡。黃。武。崔。頑。之。兵。以。攻。登。封。分。敵。勢。而。壯。軍。
威。自。是。進。攻。要。着。然。方。城。之。兵。轉。形。單。弱。懼。張。遼。之。反。攻。方。
城。搖。我。根。本。也。守。郊。鄆。者。爲。曹。子。廉。曹。軍。中。之。能。戰。者。重。兵。
駐。守。未。易。攻。取。若。關。興。張。苞。回。救。方。城。又。必。爲。其。所。乘。危。急。
之。形。深。可。慮。文。聘。膽。小。奉。令。守。登。封。不。敢。擅。離。懼。干。咎。戾。
將。軍。一。面。急。函。翼。德。防。張。遼。反。攻。具。述。鄙。意。一。面。以。便。宜。撤。
黃。武。崔。頑。之。兵。回。護。方。城。則。根。本。不。致。於。動。搖。矣。並。轉。達。雲。
長。君。俟。爲。宜。書。到。之。日。卽。速。奉。行。



馬超接了孔明手書，與諸葛瞻看過，說道：元帥真正思慮周密，令人佩服。卽刻作書，分投雲長翼德黃崔諸人，叫馬成前去龍門，贊回馬岱文鷲。文鷲來到，馬超深加撫慰。文欽父子，非凡感激。王凌文欽願去閼鄉，參見元帥，留文鷲領兵，聽候馬超命令。馬超見二人出於至誠，卽修書報告孔明，言已遵令辦理，並聲明二人來見之由，隨差人護送前往。孔明見了，自是歡喜，卽假授王凌爲漢陰太守，文欽爲涇陽太守。二人拜謝，各赴新任去了。從此文鷲便死心塌地，跟着馬超，進取中原。

馬超與馬岱諸葛瞻文鷲三人計議道：元帥手書叫我相機應付，我想洛陽一時未易猝攻，方城又有戰事，翼德先爲援應西路。

第二十八回 張文遠反攻圍方城 麗士元智救襲鄉鄆

軍事派兵分攻鄉鄆。登封如今西路既已得手，東路軍事吃緊。我軍自當火速馳援，才是道理。三人齊聲道是。馬超將宜陽防守事宜交與馬岱、諸葛瞻二人料理；自己與文騫率騎兵五千，還屯臨汝，相機援應；仍遣人知會翼德、士元不提。

那葉縣城中的張遼，自從接任以來，整頓兵卒，壁壘一新，聽得細作報告，張飛派關興、張苞去攻鄉鄆，黃武、崔顥去攻登封，方城僅有張飛一人，心中大喜，火速遣人知會曹洪，追趕關興、張苞，不令其回援方城。自己却與曹仁計議道：「今方城兵少，我兵可以盡量圍攻，得了方城，則南陽震動矣。」曹仁稱善。張遼令呂虔、滿寵、陳矯分守葉縣，自與曹仁領兵五萬，星馳電掣，來攻方城。





却說方城張飛龐統，方才得了馬超手書，知道張遼必來攻城，一面整頓城守。恰好黃武崔頎奉到馬超將令，收兵回來，龐統大喜，火速令人教關興、張苞撤兵疾走，讓曹仁追趕，請孟獲輕騎去襲郊廓。一面知會雲長，一面請翼德出城下寨，布置粗定。曹兵已至，壓着張飛的營下寨。張飛大怒，開營出戰。曹仁縱馬提刀，大叫道：「張飛小子，今日來拼個你死我活！」張飛持矛上前接戰，兩個戰不到四十餘合，張遼將鞭一指，揮動大兵前來搶城。黃武崔頎雙馬迎住，混戰一場。

龐統見曹兵勢大，恐有疏虞，鳴金收兵，棄了城外寨柵，盡行焚燒。城外民居，收兵入城。曹兵乘勢將城圍住，圍得水洩不通。張遼



曹仁，親冒矢石，盡力進攻，城裏龐統張飛督率將士，悉心守禦。一連三日，張遼見攻城不開，知道救兵必至，急忙變更戰略，令曹仁領兵三萬，督兵攻城；自己督兵二萬，擋住南陽來路，迎擊雲長救兵。果然，雲長接了方城警報，留徐庶關平，守住南陽，自己提兵一萬，來救方城。

雲長來到離方城數里之遙，只見曹兵擋住去路，便將兵馬列開，張遼縱馬出陣。雲長道：文遠別來無恙？張遼答道：幸托平安！君侯安好？雲長謝道：文遠十載相知，何忍兵戎相見？張遼道：君侯此係各爲其主，理應先公誼而後私情。雲長道：曹操篡弒逆賊，何云其主？遼答道：襄君侯勸我降曹，曹公待遼恩同手足，士爲知己者。



死。今日之事，更無他。云。雲長笑道：文遠之言，亦爲有見，便請先發！
張遼舞刀上前，大叫道：雲長君侯，恕不退讓了！雲長上前迎住，兩個一來一往，戰了六十餘合，張遼架住雲長的刀，說道：君侯明天再戰如何？雲長道：有何不可？兩下收兵。

張達回營，對衆將道：雲長世之虎將，張飛猛鷺，無儔。內外夾攻，我軍必敗。不如乘夜退兵。雲長重義，必不追我。暗暗知會曹仁，一聲暗號，四五萬大兵，登時退出方城，沿途分設二伏，以待追兵。看官們，這進兵容易，退兵最難。稍不得當，軍心一亂，非如沙崩水潰，不可。張遼敢戰，故能迅速退兵，連那神機軍師龐士元，事後才知，也就非人所可及了。



方城城中待到天明，城下不見一人。守城兵士報知張飛、龐統。統太息道：「張遼真將才也！」進如狂風，退如急電。此人不除，前軍未易得志！張飛便要出城追趕，統道：「彼見南陽救兵一至，懼我內外夾攻，全師急退，必設伏以待追兵，若往追趕，反中其計！」張飛連聲道：「是！」隨同出城，迎接雲長入府坐定。雲長道：「文遠能軍，孔明先已慮及，幸三弟士元及早布防，幸保無事，否則不堪設想矣！」三弟同士元，且勿急進，但牽制此處軍隊，不令其集中洛陽，令孔明得以全力攻開函谷，則將來自易進兵矣。張飛、龐統二人聲諾。雲長分布諸事已畢，自己領兵仍回南陽。

且說張遼、曹仁見漢兵並不追趕，收回伏兵，沿途駐紮，火速差



人去郊鄆，令曹洪不必追趕關興張苞，免爲敵算。使者星夜前去。

那曹洪奉了張遼第一次命令，留兵一萬，令副將母丘儉守城，自己靜候漢兵一退，即行追趕。果然關興張苞接到龐士元退兵密令，又接到馬孟起手書，連夜拔寨起行。曹洪探悉，領兵二萬出城追逐，不過二十餘里，便已趕上。關興回馬接戰，戰了三十回合，回馬敗走。曹洪奮勇督兵追趕，張苞迎住，又戰了二十餘合，依然敗走。曹洪越殺越勇，又追過十餘里，漢兵丟下衣服器具，曹兵紛紛拾取。曹洪下令：敢有拾取寸布尺帛定斬不赦！仍督兵追趕。不止。軍司馬曹正扣馬諫道：主帥漢兵潰敗，一械不遺，專遺器具，恐其中有詐。曹洪道：彼軍因方城圍急，收兵回救，土無鬥志，追及一

戰，可令其全軍覆沒，彼外無援兵，雖係詐敗，何懼之？有揚鞭直進，馬不停蹄，關興、張苞，且戰且走。

曹洪又追了一程，曹正又諫道：「主帥離城太遠，彼若有奇兵襲城，是我無歸路矣！」曹洪仔細思量，果然不錯，吩咐前軍緩進，後軍先退。張苞、關興見曹洪不追，兩個回轉馬頭，倒趕上來，曹洪大怒，縱馬上前，戰了三十餘合，二將又行敗走。曹洪却不追了，慢慢回兵。二將又迎上來，曹洪又戰，二將又走；曹洪不追，二將又來，激得曹洪三尸神亂跳，號令衆軍，非殺盡漢軍，不許收兵。二將一面拒戰，一面敗退，兩邊相持，不知不覺，曹洪已離郊廓三十餘里。

那屯兵伊陽的馬超，奉了龐士元將令，拔隊起程，抄著小路，來



到郊鄆附近，打聽曹洪追趕二將去遠，令文鷲領著原有魏兵作先行。將近黃昏，到了城邊，城上曹兵見自家人馬，祇道曹洪兵回，漫不防備。文鷲兵到了城門，守城兵方知有異，急待關門。文鷲一馬當先，手起槍落，連殺十餘人，後面馬隊一齊擁進。毋丘儉聞警，自率牙軍與文鷲在內城巷戰起來。守城各兵層層疊疊的趕上，死戰不退。城內曹兵紛紛上了民家屋上，拿著瓦石，向漢兵亂擊；文鷲奮勇衝殺，督率軍士短兵巷戰。兩軍正在血肉相搏，馬超督率大隊，一聲鼓角，衝入城中，吩咐軍士四處放火，登時城中火光燭天，哭聲動地。城內姦民乘風劫掠。

到了三更時分，毋丘儉抵敵不住，招呼衆軍開城就走。馬超見



第二十八回 張文遠反攻圍方城 麗士元智救襲鄭鄼

係黑夜，母丘儉又係能兵，不敢窮迫，吩咐軍士救滅城中餘火，安撫居民，憑城拒守，以待曹洪。母丘儉檢點餘兵，尙有七千餘人，吩咐開赴前敵，以便與曹洪合兵一處。恰好曹洪得了警報，火速回援，曹洪且戰且走，看看與母丘儉接近。母丘儉見後面漢兵追趕，曹洪臨近，激厲將士道：「郊鄆已失，漢兵又來，若不死戰，決無生理。」衆兵齊聲答應。母丘儉將軍隊分作兩翼，讓過曹洪，向漢兵橫衝出來。關興、張苞長驅直入，出其不意，反吃一驚，即忙雙戰母丘儉。曹洪揮兵回來，盡銳向後軍衝殺。

自古道：「一人拚命，萬夫莫當。」何況有名的大將曹洪，曹兵人人奮勇，到把關興、張苞殺得狼狽而逃，折去好幾千人馬。母丘儉叫：



曹洪且勿追趕，火速退軍。禹縣以拒，馬超在前，母丘儉在後，督率兵士橫越郊鄆，退屯禹縣。馬超探悉，與文騫商議，俟曹兵過半，即刻開城，兩馬當先，從中截擊。曹兵首尾不能相顧，又兼苦戰一日，士不宿飽。馬超軍隊已休息了一天，兩條槍兩匹馬，好似生龍活虎。曹兵歸心如箭，無意抵抗。曹洪母丘儉，祇得回馬迎住二將廝殺，讓自己軍士聯結，然後一步一步的敗了下去。馬超大獲全勝，追趕了十餘里，得了衣甲馬匹器械，不計其數。

曹洪退到了禹縣，方才接到張遼第一道命令，不覺太息，計點軍士，折損萬餘人，馬二千餘，重傷三千餘人，與母丘儉商議，堅守禹城，補葺部伍，休養兵士，預備與馬超血戰。

第二十八回 張文遠反攻圍方城 龐士元智救襲鄉鄆



鄉鄆方面，關興、張苞得了馬超捷報，收兵入城。馬超文鴦原來五千人馬，攻城巷戰，折傷了六七百人。關興、張苞兩軍一萬九千餘人，折了三四千人馬，二人向馬超請罪。馬超道：「二位賢姪，休要如此。曹洪被迫，勢非死戰不能求生。」母丘儉伏軍襲擊，出於意料之外，勁敵當前，正不可忽然。曹洪經此一戰，當不敢出禹縣矣。二姪好生防守鄉鄆，某家當回宜陽，截擊曹兵輜重。二將頓首受命。馬超隨卽作書，分報雲長翼德，自己同文鴦帶領軍隊，漏夜回轉宜陽。雲長接了馬超手書，知道關興、張苞輕敵致敗，手書切責，要二人固守鄉鄆，戴罪立功，再分兵三千，補充二將損失之數。

馬超回到宜陽，馬岱、諸葛瞻接着，入府坐定。馬超備述鄉鄆戰



事，兩人皆爲驚歎。馬超問馬岱道：隔岸曹軍有無動靜？馬岱道：曹兵新近憑河築壘十餘座。馬超道：司馬懿詭計多端，恐又有什麼舉動？馬岱道：他莫非築壘疑我，而令函谷之兵暗襲盧氏，以絕我兵後路？馬超拊掌道：賢弟之言是也！賢弟與諸葛賢姪各率馬隊二千，火速去盧氏，如曹兵來襲，可相機進戰；如曹兵未來，可依元帥前令，劫奪曹兵糧運。二將領命，立刻點齊隊伍，馬上起程。到了盧氏，只見曹兵真個在那裡攻城。

原來司馬懿見司馬昭藏兵少室，漢兵竟棄了山下寨柵，憑山據險，知道馬超決不進攻少室，仍移司馬昭之兵還靈寶舊防，協助徐晃、司馬昭到了函谷，視察情形，便與徐晃商議，去襲盧氏，以



第二十八回 張文遠反攻圍方城 麗士元智救襲鄭鄧

分漢兵聲勢，徐晃極其贊成。昭自領八千人，越過崤山來襲盧氏；令賈充領兵三千，在崤山附近埋伏，預備接應後路；令成濟作先鋒，向盧氏進發。一聲喊起，將盧氏城團團圍住。城裡馬驥見曹兵勢大，不敢開城迎擊，祇好憑城堅守。一面飛報閻鄉大營求援。孔明接到急報，立令張翼領兵五千來援盧氏。

司馬昭一連圍攻數日，城中兵士死傷山積，抵死不退。司馬昭正待嚴令攻城，期於必得，只聽得探子報道：閻鄉援兵已越轘轔山，將近盧氏了。司馬昭知道救兵一來，城不易得，火速揮軍退駐崤山，以免內外受敵。正在移軍，馬岱諸葛瞻兩枝兵來了，馬岱在前，諸葛瞻在後，馬蹄得得，山谷震動。成濟手提巨斧，接住馬岱。



廝殺，兩個戰到三十餘合，馬岱觀個破綻，一刀將成濟劈下馬來，諸葛瞻揮軍大進，曹兵紛紛退走，二人乘勢追殺。到了崎山脚下，一聲鼓響，賈充伏兵出來，接應司馬昭進了崎山。

馬岱諸葛瞻二將，因係馬隊，不便入山，收兵回城，馬驥接見，城中已經狼藉不堪。二將吩咐撫慰居民。隨後張翼到了，三人商定，由張翼領步兵入山追賊，二將引馬隊隨後接應。司馬昭見漢兵不追，疾忙收兵回到靈寶，損失二千餘人，也弄得漢兵東西牽動。張翼入山，搜了多日，不見曹兵。三人決議，聯合馬步，依崎山結營，隨時刦奪曹兵糧運，遣人飛報孔明。馬超二處，回令俱教三將小心辦理。正是：



第二十八回 張文遠反攻圍方城 龐士元智救襲鄉鄧

敖倉既據，士有餘糧，函谷可封，兵無鬥志。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異史氏曰：張遼之反攻方城，勢也；諸葛一函，真盡料敵之道矣。惟風雲戰局，作者造之，造一時；又變一時，設一局，又生一局；戰愈勝而防愈難，地愈進而守愈不易，蹈隙乘瑕，處處可生危險。備多力分，即處處伏有漏洞，此本回之所作，又爲以守教戰之文字，以圍求救之策略也。前將諸葛三路寫訖，今又轉筆以寫荊襄之三路，前三路分兩回寫，此三路却只以一回寫之，是無他，以崔顥黃武撤兵方城了却一路，此出龐統之計；於是意教關興張苞退兵，佯救方城，以便馬超往襲鄉鄧，又了却一路，此出馬超之計；於是只專寫方城一路，張飛與張遼戰守情形，即一併了却三路，文法與戰局，皆變幻耐看，角智與角力，一齊火雜併呈，又是一番花樣。作者真善寫戰守文字，極矣！如此始確爲。



軍事家言

本書自徐庶走馬翻起，以前之案，未嘗翻也，而亦有兩事，暗暗補之，而皆以寫雲長。一爲許田射鹿，欲殺曹操之志，既於關公言中自明之，又於穆順口中敘及之，所以揚關公大義也。一爲土城說降，不肯歸曹之志，則前於救徐母馬上，對曹洪樂進正面言之；今從張遼陣上，復以君侯義勸我降，反面及之，此不忍忘。關公有歸曹之憾，而專寫故交念重，惟隱翻之，所以明關公大仁也。夫一己不肯降曹，輒因人勸歸曹，以曾勸人降曹，卒致爲人所勸，亦公生平一小失檢，爲賢者諱得於作者言外見之。

馬超只慮方城兵單，令撤崔黃二人，以之回救。不意龐統却策鄒舉攻難，令撤關張二小將，轉請馬超輕騎往襲。卽此將計就計，一來便令張遼進攻不成，曹洪退守不得，欲取方城，反失鄒舉。此所謂襲人轉以自襲，亦見襲人人恆襲之也。毋丘儉守城，而以文鷺襲城，將前回餘波，補足一翻；而曹洪扣馬，兩用曹正爲諫，均爲妙筆。至張遼受夾擊而退，曹洪聞夾攻而回，毋丘儉因受夾而戰，關張二小將以被夾而敗，馬超文鷺，

第二十八回 張文遠反攻圍方城 麗士元急救襲鄭寧

却中夾而勝，司馬昭又爲懼，內外相夾，而解盧氏之圍，乃成濟卽伏誅於此，更使人心大快！同一夾攻，寫得五花八門，眼光撩亂，復錯落見於一回書中，可謂夾攻大全，尤稱至妙！



第二十九回 劉玄德駐蹕荊州城 徐文嚮失機河陽縣



第二十九回 劉玄德駐蹕荊州城 徐文嚮失機沔陽縣

反三國志

第二十九回

劉玄德駐蹕荊州城 徐文嚮失機沔陽縣

且說馬超自駐宜陽，分遣馬岱、諸葛瞻會合張翼，各領騎兵，以崤山爲根據，往來飄忽，專一劫奪洛陽。曹兵接濟函谷，曹兵糧食，甚至放火焚燒；又聯絡本地土匪，聞風報信，伺險劫擄。魏兵一至，忽如駭兔，洛陽至函谷一帶，黑石關各地，萬山重疊，道路廻環，此出彼入，杳無定所。函谷徐晃、司馬昭大困，守關之兵，幾不能分以。





保護糧道。司馬懿知道函谷無糧，決定失守。函谷一失，洛陽愈危。急派鍾毓、鍾會、胡奮、胡堅各領三千人，沿着新安、靈寶一帶保護前軍運道。

馬岱三人見魏兵分防運道，保守嚴密，與諸葛瞻商議，留張翼守崤山，二人回轉宜陽來見馬超，報告毀損魏兵糧運實數，及魏兵分防情形。馬超喜道：函谷糧運艱難，軍心必動，彼以重兵護運，所耗正復不少。洛陽守備完足，軍力雄厚，一時尙難攻取。諸葛賢姪可與馬龍嚴守宜陽，某家與仲華文將軍出崤山，與元帥會攻函谷；函谷一得，三路軍聲皆可聯合，洛陽無險可憑，自易攻取。諸葛瞻領令，馬超臨行，又對諸葛瞻道：司馬懿機警有謀，我出崤山，



彼當又攻宜陽，我此番但領馬隊八千人前往，步兵二萬，留守宜陽二處，賢姪可大修守備，旦夕嚴防，彼渡洛來攻，可憑河拒敵；宜陽城高池深，粟支三載，賢姪若守禦得法，司馬懿雖悉衆來攻，亦非旦夕可以猝下；賢姪與龍門之兵，互爲犄角，能堅守一月，則函谷必爲我軍所得矣！諸葛瞻再拜受命。馬超自同馬岱、文鷺領馬隊八千，逕出崤山，會合張翼軍隊，飛報孔明，夾攻函谷，自有一場血戰不提。

且說坐鎮成都的漢中王劉玄德，自晉位以來，見兩路進兵，未見如何勝利，方城幾被攻陷，雖然得了鄖鄖，關興、張苞軍又大敗；幸馬超一軍東西馳援，奪了龍門天險，却因洛陽兵力太厚，孔明



兵阻函谷，馬超不敢深入，軍事遷延，無時可了。召法正入府商議，意欲自己出駐荊州，策應前敵軍事。法正道：主公出駐荊州，自係上策。昔高祖世祖均親歷行間，况王業不能偏安荊州四戰之地，形勢之區，得主公還鎮內可以絕江東之窺伺，外可以壯關輔之聲威，誠如尊諭移節爲便。

玄德見法正贊同此舉，卽日命法正輔世子禪留守成都，事無大小，悉與專行。簡新練川兵三萬人，偏裨將校三十餘員，自將東下，法正率同文武送出郭門。玄德道：孝直！兩川諸事，便以相委。昔蕭何留守關中，貯兵積粟，寇恂坐鎮河內，禦盜安民，孝直勉之與蕭寇而三矣！法正頓首道：願主公上繼高祖世祖，再興漢室，正當

竭其股肱之力，俾主公進有所資，後無反顧也。玄德又敦囑衆文武同心協力安靖地方，衆文武齊聲答應。

玄德別過衆人，上馬起程。世子禪與法正諸人，回轉成都，如命辦理諸事。法正舉措有方，制用有節，澄清吏治，厚恤民生，多備軍實，周轉運輸，盡心竭力。暢所欲爲，世子禪垂拱仰成，但主畫諾，到弄得文武輯和，軍民安堵。

玄德領兵到了涪關，艤舟大江，乘流東下，不幾日到了荊州。劉琦馬良率領荊州文武僚屬出郭迎接。玄德入府坐定，諸將吏依次參見。玄德分遣使者賚着羊酒金帛，分頭犒勞前敵將士，並諭前敵將領，仍前進行，不須還謁。致疏防務將新兵暫行分扎城外，





休息數日，候令出發，荊州城裡，自是非常熱鬧。

却不料在此時間，沔陽縣弄出一件出類拔萃的亂子來了！只因當年劉表病重，將荊州讓與玄德，蔡夫人親屬便自不服，因玄德兵強將勇，莫可如何；後來玄德去到西川，雲長接領荊州，蔡瑁、張允仍是無法；及至雲長兵紮南陽，子龍出屯江夏，劉琦坐承父業，把蔡瑁眼中看出火來了，密與張允及弟蔡中、蔡和商議，遣人暗向東吳夏口守將徐盛處私通款曲。徐盛久知內容，登時允許要蔡瑁、張允率領戰船，回攻巴陵、沔陽各城，以爲進身之具。

其時趙雲率領水軍屯駐江夏，心中頗慮蔡氏兄弟難恃，前時追趕吳兵，卽留下蔡瑁、張允還屯沔陽，蔡中、蔡和隨軍效力，對于



二人甚爲注意，暗暗差人嚴密偵察。活該劉玄德不致倒霉，算是劉景升陰魂顯聖，那蔡瑁張允暗中遣人送信與兄弟蔡中蔡和，約期舉事，被細作看破，火速稟報趙雲。趙雲卽帶從人至二人寨中，二人忽聽趙雲來到，將信收藏不迭，急忙出帳，迎接趙雲入內。趙雲入內，見二人形色倉皇，情知有弊，便問道：「令兄有何書信？」取出與某家一觀！二人隱瞞不肯說出，祇推沒有。趙雲大怒，吩咐將二人綑了，從身上將蔡瑁的手書搜了出來。趙雲一看，不覺吃了一驚，拔出寶劍，卽將二人殺死，將首級號令船頭，以寒徐盛之膽，下令軍中，敢動者死。隨選二將代領二人所部，飛檄向寵進防沔陽，立誅張蔡。因妻子馬雲驥遠屯公安，急令其率所部西涼兵。



五千人，協同向寵，進屯沔陽。自己整頓兵船，留大隊守護江面，截擊吳軍；自領水軍二千人，陸軍三千人，晝夜兼行，還救沔陽。

那夏口守將徐盛，接到蔡瑁會兵日期，與呂蒙商議停妥，以趙雲屯駐上流，水師必受攔阻，由徐盛自簡精銳陸兵五千人，陳武領三千人沿沌水西上，倍道而行，過了沙湖，直取沔陽。蔡瑁張允，迎接入城。徐盛入府坐定，重賞二人，許以將來若得荊州，必令劉琮嗣立。二將頓首拜謝。徐盛令二將領所部水師三千餘人溯流而上，直取公安。令陳武守住沔陽，與退屯仙桃鎮的甘興、霸聯，戒一氣，以防後路。自領部軍，由郝穴前進，逕襲荊州。

那徐盛離了沔陽，不過七十餘里，只見荊州兵漫山遍野而來，



原來是向寵得了沔陽警報，火速來救。徐盛縱馬上前，直取向寵，兩馬相交，不到三十餘合，向寵抵敵不住，回馬就走。徐盛正待追趕，荊州兵箭如雨下，江東兵士只得退回。向寵乘勢安營，阻住徐盛，急向荊州求援。

那駐公安的馬雲驥，接到丈夫緊急命令，將所部軍隊立時開拔，開到石首，只見張、蔡二軍船，紛紛開向上流。雲驥令軍士沿河高叫，蔡瑁、張允背主投敵，今漢中王已至荊州，爾等皆有父母妻子，何不速殺二賊，仍歸故主，當有不次之賞！果然軍隊一唱百和。

那水兵遠遠聽着，尋思不錯，岸上既有大兵下流，又有趙雲阻住，進退不能。你言我語，一時驟變。蔡瑁、張允見軍心已變，自領衛



軍出營。曉諭水兵一聲吆喝，早將二人衛軍殺了十餘個。二人知事已敗，只得投水自盡，却被水兵撈救上來，綁上江岸，攏住船隻，來見主將。雲驥見了一人，不覺大罵道：「荊州何負於汝？通敵求榮？還敢先行襲取？」荊州狗彘不若，留之何用？吩咐左右將二人亂刀砍死，將首級號令一面安慰水師將士，令他們推舉首領，即時開赴下流，助攻沔陽，不得有誤。水軍將校領了將令，回船下駛。

雲驥辦清水軍，火速前進，看看到了徐盛屯兵所在，向龕的營，隔在北面，消息不通，雲驥分付軍將，即行進攻徐盛營柵。徐盛提刀出營，看見一員女將，帶領一枝西涼兵，早知道就是大敗甘興霸的馬雲驥，縱馬上前，提刀就砍。雲驥舉槍接着，廝殺兩個，剛殺



個平手。向寵在那邊，聽到前面金鼓震天，知道救兵到了，盡起所部，逕向吳軍後面殺來。向寵身當前敵，揮軍直入。江東軍抵敵不住，一時大亂。馬雲驥見徐盛兵亂，亦揮軍大進，前後夾攻，勢如山倒。任憑你徐文嚮英雄蓋世，也只得大敗而逃。兩軍乘勢追殺，徐盛死戰得脫，折了一千餘人。

徐盛回到沔陽，喘息方定，只聽得細作報道：趙雲自領大兵來到，將水師截住沙湖，自屯沔陽城東，塞住我兵歸路。向寵兵屯城西，馬雲驥兵紮城南。徐盛與陳武計議道：我兵深入，既已失利，沔陽孤城，決不能守。不如乘城圍未合，全軍開赴仙桃鎮，與興霸合兵一起，猶足一戰。陳武稱善。兩個一聲號令，陳武先行，徐盛斷後。



棄城北走。趙雲早知徐盛決不守城，預備追趕。徐盛才出沔陽，趙雲早已趕到，徐盛只得奮勇接戰。

馬雲驛向寵見趙雲戰徐盛不下，催馬助戰。徐盛捨死忘生，才敵住趙雲，那裡還加得兩員戰將，虛掩一刀，回馬敗走。趙雲督率軍士，盡力窮追。徐盛帶來了八千軍隊，死傷過半，不過剩下了二千餘人馬，幸虧甘寧領兵前來接應，方才收隊。趙雲也就紮下營寨，夫妻相見，甚是歡喜。向寵劉封亦都前來參見。趙雲與向寵計議道：「今乘吳兵大敗，主公又新至荊州，火速催調重兵，與吳兵血戰，乘勝進取夏口，將軍以爲如何？」向寵道：「主帥明見，不爽分毫。」趙雲急專人上啓玄德，調新軍一萬五千軍前聽用，令馬良監護水

師，相機迎拒江東上犯，自己決計與甘徐血戰。

荊州城裏，劉玄德接到子龍手書，轉憂爲喜，卽差馬良前去監護水師，專護江面；令老將嚴顏的兒子嚴壽，與吳懿、吳鉅合領新兵一萬五千，前往助戰，聽候子龍將令。三將領令，來到軍前，見過趙雲，一一撫慰，令暫休息。計劉封屯軍五千，向寵兵五千，雲驥兵五千，雲兵三千，合三萬餘人。正是：

細柳營中皆鴛鴦之好夢，桃鎮上招猿鶴之新魂。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異史氏曰：玄德猇亭之師，爲吳蜀興亡關鍵，連營一炬，遂不得復出西川，而至魂歸白帝！諸葛每與嘆孝直若在，能制其行。今不意出駐荊州，竟反以孝直勸行，而吳蜀





興亡，甚至魏晉興亡，亦均以此行爲大關鍵。陳師六路，乃果見出宛洛，以向秦川，而至帝統中興。諸葛當甚喜於孝直之幸未死也。既欲寫中興漢室，誠不可不寫玄德之親征。顧玄德親征往事，却如此不堪其一寫，無已，因乘六路陳兵，或進或退之會，姑假策應軍事之說，令其出駐荊州，而聊一寫之，以略舒文氣，再起下文。作者一則曰高祖世祖，親歷行間；再則曰荊州四戰之區，得主公還鎮，內以絕江東，窺伺外以壯關輔聲威；三則曰蕭何之守關中，寇恂之鎮河內，可見字裏行間，均非廻護。玄德意在矜揚，而實皆若嘲若諷之筆。故此回回目，雖書劉玄德出駐荊州城，要知所以能駐，仍在有人必使玄德能出，亦暗翻可制東行者果在，能使東行之微義耳。然則與謂本回係寫劉玄德，不如逕謂本回係寫法孝直。讀者當知劉備半生祇享受孝直一人好處，不淺。卽諸葛一言而定三分之局，亦非法孝直幾不克成其萬古之名斯孝直之不可不寫也，不可不有一回以特寫也。

劉表以讓荊州書，劉琮降操一段文字，無形刪削，如蔡中蔡和之輩，降操忠操，而

第二十九回

劉玄德駐蹕荊州城

徐文嚮失機沔陽縣



第二十九回 劉玄德駐蹕荊州城 徐文嚮失機沔陽縣

以詐降見殺於吳，蔡瑁張允之徒，臣操媚操而中詐謀見殺於曹者，乃亦同受禍於無形，而入於此。則此等人令保善終，可改賊性，不惟失作者之筆誠，亦令人爲之不快者也。今仍寫臣備不忠，通吳見殺，背劉助逆，受刃部卒，嫉惡之案，翻得維嚴，破吳之謀，寫來甚巧。借此四賊引線，以入吳蜀交鋒文字，暗寫內賊先除，以翻糜芳傅士仁私通禍患，殆無時無地。作者不在深咎荊州之失矣。

前數回寫六路之兵，伐曹之兵也，而公敵私仇，先主有二，乃於此回再寫荊州之兵，則又防吳之兵也，而北拒東和，諸葛如一。既往來征戰，寫盡馬超，不可竟冷落趙雲。又上下興兵，久寫呂蒙，不可再閑了。徐盛先主先吳後漢，私仇是快，故先主一出，即令雪吳之仇。而此回於局勢於文章，於人物於筆法，皆有不得不寫東吳之勢矣。可見呂蒙，聯賊者也，出則爲救賊之兵，徐盛保吳者也，出則爲利吳之戰，同一攻襲荊州，而原因不同，其人物臧否自見。又諸葛時時不離伐魏，先主時時不離敵吳，亦每於文中暗寓之也。

